



世界文學名著

將大撒該

莎士比亞著
曹未風譯

JULIUS CAESAR

By

W. SHAKESPEARE

Translated by

TS'AO VEI FUNG

世界文學名著

該撒大將

原
书
空
白
页

登場人物

尤里斯該撒

奧達衛該撒

馬可斯安東諾斯

梅米耳雷彼得

西塞羅

巴布利阿斯

波皮利列納

馬可斯布魯特斯

加修斯

元老們。

該撒死後的三執政。

加斯加

特利邦尼斯

利加利斯

達修斯布魯特斯

麥特靳斯辛帕耳

心納

佛拉微斯與馬路勒斯

護民官。

阿德米多魯斯

克辛多斯的詭辯學者。

預言者

心納 詩人

又一位詩人

路細勒斯，地蒂諾斯麥沙拉，年青的加多與伏崙納斯。布魯特斯與加修斯的朋友。

謀刺該撒的朋黨。

瓦羅，克立特斯，克勞地阿斯，斯特拉多，路修斯，達旦尼斯，
布魯特斯的僕人。

平達魯斯 加修斯的僕人。

佳爾芬尼亞 該撒的妻。

鮑蒂霞 布魯特斯的妻。

元老們，市民們，衛士們，侍從等。

佈景

全劇大部在羅馬，其後在沙地士與非力比左近。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一幕

第一景——羅馬，街上。

佛拉微斯，馬路勒斯與一羣亂嘈嘈的市民登場，

佛 走開！回去，你們這些懶貨，都滾回家去：

今天是放假日嗎？什麼！你們不知道

做了手藝人，你們就不該在工作的日子

來大街上行走而不佩戴你們本行的

標識嗎？——說，你是幹什麼的？

市民1 唉，唉，老爺，我是個木匠。

馬 你的皮裙同木尺在哪裏？

你穿上最漂亮的衣裳幹什麼？——

你呢，老先生，你是個幹什麼的？

市民2 真的，老爺，如果同一位上好的工匠比較，你可以說，我祇是一名笨匠。

馬 但是我問你是幹什麼的，直截了當的告訴我。

市民2 這個生意，老爺，我盼望能用一顆靠得住的良心；說實在的，老爺，我乃是個修補壞底子的。

馬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你這傢伙，你這頑皮好鬧的傢伙，你幹的是什麼買賣？

市民2 喂，老爺，不要跟我冒烟吵架，若是你冒了出來，我可能修補你。

馬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修補我，你這狗膽包天的東西！

市民2 喂，老爺，修補你的鞋。

佛 你是個鞋匠，是嗎？

市民2 正是，老爺，我的生活就全靠錐子，我不濶身在商人羣裏，也不管做小生意的婦道

人家的事，就是這一把錐子。正是，老爺，我乃是一位破鞋的醫生，如果它們遭了大難，我就把它們救了出來。我的手藝，就是與古來最好的牛皮匠相比，也無愧色。

佛 但是你今天爲什麼不呆在鋪子裏？

爲什麼在街頭領着這一羣人亂跑？

市民 2 老爺不知，我乃是要磨破他們的鞋子，給我自己多招些生意。但是，不說笑話，老爺，我們今天歇工，特來瞻仰該撒，慶賀他的勝利。

馬 爲什麼慶賀？他帶回來什麼勝利？

有多少納貢的人倒剪着雙手

隨他到羅馬來朝拜他的戰車！

你們這些木頭，石頭，蠢物不如的人們？

啊，你們這些鐵石的心腸，你們這些殘忍的羅馬人，

你們已不記得了彭貝？ 你們多少回

爬上了高牆，與堡壘的雉堞，爬上了高樓與窗頭，甚至於到烟囱的頂巔。

把孩子抱在懷裏，在那裏覓一個坐位。成天的坐着，靜靜的登待，

看偉大的彭貝走過羅馬的街頭。

祇要你們瞥見了他的戰車才一露面，你們不也曾齊聲的歡呼。

你們聲音的震盪，衝激到了

穹窿的河岸使狄帕爾的洪流聽見了，都在兩岸間抖戰嗎？

而你們現在穿上了最漂亮的衣裳？

你們現在憩了一天工？

而你們現在紛紛的拋花在那征服了

彭貝的嫡嗣之人的前來的路上嗎？

滾吧！

快跑回你們的家去，屈膝下跪。

趕緊向諸神祈禱，赦免你們這一陣

必將因為你們的忘恩負義而降臨的大瘟疫吧。

佛 走吧，走吧，善良的國人，爲了這一件差錯，

把你們這一幫窮人都召集起來；

引他們到狄帕爾河岸邊去，

向河心揮淚，一直到最低流的清水

都接觸了最高漲時的堤岸。

（衆市民退場）

你看，誰說他們的朽笨不能感動；

他們都悄悄無言的含着疚愧去了。

你往那邊到大廟去。

我往這邊：如果你看見那些雕像，

頭戴桂冠，身披華采，你就都把它們扯下來。

馬 我們可以這般作嗎？

你知道，今天是「盧佩克」盛節。

佛 沒有干係；不要令雕像掛着

該撒的華采。我要去了，

我去驅逐街頭上的閑上；

你見他們麤集在那裏，也不要客氣。

把這些增長的翎毛從該撒的翅膀上拔去，

將使他飛揚祇有普通鷹隼一般高低，
否者，他要飛到一般人的視線之外了。
令我們都懷着奴隸似的恐懼。

(全退場)

第二景——羅馬。公共場所。

奏樂。
該撒，安東尼，佳爾芬尼亞，鮑蒂霞，達修斯，西塞羅，布魯特斯，加修斯，與加
斯加登場，其後隨一大羣人，中有一預言者。

該 佳爾芬尼亞，

加斯加

肅靜，
噯！該撒說話了。

(樂停)

該

佳爾芬尼亞，

佳 在這裏，我的大人。

該 當安東尼向前跑去，你要立在他的面前，不要躲避。——安東尼。

安 是，該撒我主。

該 你奔跑的時候，安東尼，不要忘記

一定要碰到佳爾芬尼亞的身子，因為老年人說

在這次神祭中不生養的婦人被鞭子打着了
就能擺脫她們的不育的晦氣。

安 我一定記住；

祇要該撒說，去做這件事，這事就已完成了。

該 開始吧，不要刪節儀式。（樂起）

預言者 該撒！

該 啊！誰喚我？

加斯加 令萬聲齊住。——還要肅靜。

(樂止)

該 是誰在人羣中喚我？

我聽有一道聲音，比衆樂都响亮

喊道，「該撒。」說吧；該撒轉身來聽了。

預言者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 這是何人？

布 一位預言者告訴你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 領他到我的面前來；令我看看他的面貌。

加修斯 喂，你走出人羣來；抬頭望該撒。

該 你適才向我說些什麼？再說一遍。

預言者 提防三月十五日。

該 他是個說夢話的；我們離開他吧——走啊。

（號聲。全退場，祇餘布魯特斯及加修斯二人。）

加 你要去看舉行神祭的情形嗎？

布 我不。

加 我請你去。

布 我不太好玩；我實在缺少

安東尼的那種活動勁兒。

可是，加修斯，也不要讓我妨礙了你的志趨；

我要去了。

加 布魯特斯，我近來頗曾觀察你：

我覺得你的兩眼沒有了你常有的

那種溫和與慈愛的光芒。

你對於愛你的朋友們

太冷淡與太嚴肅了。

布

加修斯，

你不要受騙：如果我掩飾了我的面容

我祇是把我臉上的苦惱轉向裏去

全傾露給我自己了。我近來

很爲了某一種心情上的衝突而痛苦，

這些事本來是僅與我自己有關的，

也許在無意中便沾染了我的外貌；

但是卻不要令我的友好也因而煩惱，

在他們當中，加修斯，你當然是一個——

你也不要過於推敲我的疏忽，

我這可憐的布魯特斯，祇是爲了與自己交戰

便忘卻向他人表示親愛。

加 那麼，布魯特斯，我太誤會你的心情了。

但是，爲了這個，我的胸臆間卻埋藏了

大有價值的意見，值得使你知曉。

告訴我，好布魯特斯，你能看見自己的臉嗎？

布 不能，加修斯；因爲眼睛不能自視

除非假借鏡子，或別的物件。

加 一點不錯：

祇可惜，布魯特斯，你又沒有

這樣一面鏡子把你心中的

隱祕獻給你的雙眼，令你得見

自己的真形。我曾聽說

在許多最可敬的羅馬人的所在——

除了不朽的該撒，——都談到布魯特斯，

並且在這時代的制裁下呻吟

他們都希望高貴的布魯特斯能夠明察。

布 你想把我引到何等的危境，加修斯，

你願意我在自身裏搜求

我本來無有的事物麼？

加 所以，賢良的布魯特斯，我才請你諦聽：

你既已知道你不能如鏡子一般

清晰的看見你自己，我是你的明鏡，

我要把你自已所不知道的部份

忠實的暴露給你。

你不要猜疑我，可敬愛的布魯特斯；

倘若我祇是個平常的開玩笑的，

或是我曾慣於用貧透了的誓語來

作踐每一位誠意愛我的人的友誼。

倘若你知道我確曾向人們搖尾乞憐，

纏得他們緊，而後又肆意的毀謗他們；

或者你確實知道我在盛宴間會佯做爲

親狎各色的賤人，你然後再把我當做危險的人物。

（歡呼吶喊）

布 這歡呼是什麼緣故？ 我真怕衆民

推舉該撒做他們的君主。

加 唉，你怕這個嗎？

那麼我當然可以以為你不願它如此。

布 我不願意加修斯；可是我愛他深厚。

但是你為何在此糾纏我這般長久？

你打算告訴我什麼秘密？

倘若那是關於大衆的福利，

那麼，即使左是光榮右是毀滅，

我亦將對它們毫不袒私；

因為請諸神祝福我，令我愛

榮譽之名更甚於對於毀滅的恐懼。

加 我知道你有這件德行，布魯特斯

恰如我熟知你的外貌一樣。

好啊，榮譽便是我此時要說的主題。

我說不出你與別人對於這種生活的

意見是怎樣：以我個人而論

我寧願不再生活都不願意活着來

畏憚與我一般的這樣一個東西。

我生來與該撒一樣自由，你也如是：

我們的營養也一些不差：我們都能

與他一樣的忍受冬日的嚴寒。

有一次，在一個風狂浪大的日子裏，

翻山似的狄帕爾怒打着兩岸，

該撒向我說加修斯，你現在可敢

同我一齊跳進這驚濤駭浪裏

洩向彼岸嗎？——我聽見了這話

雖然當時還全身軍裝，卻立時

投身下去，令他在後面跟隨；他也做了。

那洪流吼如山倒，而我們用健壯的筋肉

向前推進，撥開一浪又是一浪，

以抗拒的勇氣催動向前：

但是在我們，還未能洩到預定的地點之前

該撒喊道，救命，加修斯，否者我就要沉了！

我於是就似我們的祖先伊涅斯

在特洛伊的大火中把年老的安琪斯

扛在肩上救出一般，在狄帕爾的怒濤駭浪當中

我就救出了疲竭的該撒；而這個人此時變成了天神：加修斯卻來做一個可憐的生靈，祇要該撒一領首，他便該躬身致敬。

在西班牙的時候也有一回害了瘧症，

當那一陣子來了，我親眼看見他

如何抖動：真的，這位天神也曾抖過，他的怯陣的嘴唇，完全失去了色澤。

而這一付震駭着全世界的眼睛呢

也喪盡了它們的光芒：我親身聽見他呻吟：

唉，他那一條舌頭，現在令全羅馬人

馴順惟謹，把他的言語寫在書上的，

唉呀，它也喊過，給我點水喝，蒂蒂諾斯，

似一個弱不經風的小女兒。你天上的神明啊，

這件事真嚇壞了我，一個組織如此脆弱的人

竟會如此的領導了這個瑰麗的世界，

獨自撐起勝利的旗幟。

(歡呼吶喊)

布 又是一陣歡呼。

我相信這些歡呼一定是爲了

又堆在該撒身上的某一些新的光榮。

加 人哪，他爲何橫跨過這狹隘的世界

如一座克洛修的巨像；而我們這些渺小的生靈

卻在他的巨腿間伸步，縮頭探頸的

尋覓我們自己可恥的墳墓。

有時候人們亦是他自身命運的主子：

親愛的布魯特斯，這差錯不在我們的命星，

都怪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甘心做下屬。

布魯特斯與該撒：該撒那個字裏有什麼了不得？

爲什麼那個名字便要比你的更爲响亮？

把它們寫在一起，你的與他的一般美麗；

大聲的讀它們出來，也都一般的順口；

稱稱它們的分量，也一般輕重；用它們拘神，

布魯特斯也能與該撒一般迅速的驚動一位神靈。

（歡呼吶喊）

現在啊，全體的神明在上，

咱們的這位該撒吃了些什麼肉

竟長得這般偉大時代啊，你受污辱了！

羅馬啊！你也喪盡了高貴血系的子嗣！

自大洪水以來，可曾有哪一個時代

祇有獨夫一人嚇嚇揚威？

到現在爲限，可有誰人能說

羅馬的廣垣祇能夠拱衛一人呢？

現在可真是羅馬城，這麼大的城池

祇有一個人雄視其中？

啊！你與我，我們都聽見過先人說

從前有一位布魯特斯寧願護庇

永恆的魔鬼在羅馬爲王

都不能容許一位君主。

布 你真心愛我，我毫無猜疑；

可是你打算勸誘我的事，我要有些揣摩；

我對於這件事與這時代的印象如何，

我將在日後陳述；至於目前

我願以誠意請求你，我不願意

再受推動了。你所說的話

我將加之以考慮；你所必要再說的

我也一定耐心領教；然後，覓一個時間

我們再聚會討論這類國家的大事。

在彼時以前，我的高貴的朋友，你且細味這一點；

在這樣一個苛求的時代

時時給我們嚴重的威嚇，

布魯特斯是寧願做一名無聞的鄉人

亦不願自炫爲羅馬的驕子的。

加 我很歡喜，我這樣無力的言詞

竟也會引動布魯特斯的熱情，以至於此。

布 神祭已畢，該撒回來了。

加 待他們走過，你牽一下加斯加的衣襟；

他就會用他那付酸刻的神氣告訴你

今天發生了什麼值得注意的事。

該撒與其隨從登場。

布 就是如此。——但是，你看，加修斯，

該撒額前的怒點發亮

那一羣人都似挨罵的樣子：

佳爾芬尼亞的兩頰蒼白；西塞羅的

眼睛活似貂鼠，火一般的發紅

恰與他在議院裏會議時受到元老的

質問一模一樣。

加 加斯加都會告訴我們這是爲甚。

該 安東尼啊。

安 該撒？

該 我但願我的身邊都是胖子

腦滿腸肥的胖子，成夜睡不醒的人們：

那邊那加修斯尖嘴猴腮，活似餓狼；

這種人思索過甚，是危險的。

安 不必怕他，該撒，他並不可畏；

他也是個高尙的羅馬人，心地純良。

該 可是我願意他再胖些，我當然不怕他：

可是如果我也知道懼怕的話，

我卻不知還有何人比這瘦削的加修斯

更該閃避。他讀過許多書；

他是個大觀察家，他把人們的

行徑看得異常透澈；他不似

你安東尼那樣愛遊戲；他不聽音樂。

他很少笑容；他的笑容全像是

譏笑他自己，輕蔑他自己的靈魂，

它能對於任何事物加以菲薄，

這種人如果看見比他自己更爲偉大的人物，
他們便永遠不會心裏安寧；

所以他們是非常危險的。

不過我祇是告訴你什麼是可怕的，

並不是什麼是我所怕的——我永遠是該撒。

到我的右邊來，我的這隻耳朵聾了，

請你誠實的告訴我你以爲他怎樣。

（該撒與其隨從退場。加斯加留在臺上。）

加斯加 你牽我的衣裳；你有話向我說嗎？

布 正是，加斯加；你告訴我們，今天是

什麼事使該撒如此不悅？

加斯加 怎麼，你們不在麼？

布 如果在，我就不問加斯加今天的事了。

加斯加 唉，乃是因爲有一頂王冠進獻給他：

獻給他的時候，他用手背推開了，似這樣；於是衆民便齊聲吶喊。

布 第二次喊叫是爲什麼？

加斯加 啊，也爲這個。

加修斯 他們喊了三次；最後一次爲什麼？

加斯加 啊，也爲這個。

布 把王冠進獻給他三次嗎？

加斯加 唉，正是。他也推辭了三次，可是一次比一次輕；每逢推辭一次，咱們老實的鄉鄰

便吶喊一回。

加修斯 誰把王冠獻給他的？

加斯加 那還用問，當然是安東尼。

布 請你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們，善良的加斯加。

加斯加 令我說出當時的情形，還不如我上斷頭臺吧；那簡直是矇人的玩意兒；我沒大

注意。我祇見安東尼呈獻給他一頂王冠——不是真的王冠，祇是一頂普通貴族戴的

小冠冕，——然後似我告訴你的那般，他就推辭了；不過我看那神情，他是願意接受的。於

是他再進獻一回；他又把它推開了；可是我看見他的手指很捨不得離開那冠冕。他又

獻給他第三回；他也推辭了個第三次；他一面推辭，一面那噪雜的羣衆大聲吶喊，使盡氣

力的拍打他們的龜坼的手掌，拋起汗臭的帽子，祇因為該撒推辭了王冠，他們噴出來那

許多刺鼻難聞的臭氣，差一點沒把該撒悶死；幸虧他立時暈到在地上；我也不敢笑，因為

我怕一張嘴，便要滿吞一口的惡氣。

加修斯，你慢些說，怎麼該撒暈倒了？

加斯加 他倒在街心，口吐白沫，緊閉無言。

布 這是可能的——他有羊角瘋。

加修斯 不對，他沒有這病，乃是我

與誠實的加斯加才有愛摔倒給人叩頭的毛病呢。

加斯加 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的確看見該撒摔倒了。如果那些骯髒的賤民沒

有似在戲院裏對於戲子似的依他們的愛憎罵他或是向他鼓噪，我不是個好人。

布 他醒來之後，說了些什麼？

加斯加 唉，我的馬利亞，在他還不會暈倒的時候，他看見衆民歡喜他推辭王冠，我見他一把就扯開了領子，令他們割他的鬚子——如果我是個無論幹哪行買賣的實心眼的人，我就一定相信他的話，上去割了他的喉頭，否者，我就該打入最下層地獄，與那些混帳爲羣。然後他才摔倒了。他醒過來之後，他說如果他適才的行爲與言語有什麼過失，請他們原諒那是他的病症。在我的身邊有三四位姑娘，都喊道，啊呀！可憐的人！——她們從心眼裏都原諒他了；但是，不用聽她們的話；若是該撒弄殺她們的娘，她們也會原諒他的。

布 其後他就是這般不快意的走開了？

加斯加，
唉，一點不錯。

加修斯
西塞羅說什麼話嗎？

加斯加，
唉，他還是說的希臘文。

加修斯
結果怎樣？

加斯加
唉，如果我要告訴你這話，我永遠再不擡頭直望你的臉了；但是懂得他的話的那些人，卻相視而笑，搖搖腦袋；而這些話對於我簡直是一字不懂。我還可以告訴你一些新聞，馬路勒斯，與佛拉微斯因為撕去該撒像上的彩綢，被下在獄裏了。

再見吧，如果我記得清楚，還有的是笑話呢。

加修斯
你今晚來與我們吃晚飯，好嗎，加斯加？

加斯加
不能來，我已經別有約會了。

加修斯
明天怎樣？

加斯加
唉，可是假若我還活着，假若你的心沒變，假若你的飯還值得一吃的話。

加修斯 就是這樣，我明天候你。

加修斯 好吧，就是這樣，再見了，兩位。（退場）

布 這傢伙變得那麼呆頭呆腦的！

他初上學的時候，還是那麼活潑的孩子。

加修斯 不過他的外表雖有點闌珊，

幹起膽大的與有價值的事業來，

他還是依然如舊。他的傻氣

正是他的才智的油鹽

令人們以更佳的胃口來消化

他的字句。

布 就是如此吧。我現在非得走了：

你明天如果想與我談談，

我可以到你的家來；或者，如果你願意

到我家來也好，我可以等你。

加修斯 好吧，就是如此：在彼時以前，請多多尋思此時世界上的事。

（布魯特斯退場）

啊，布魯特斯你誠然高貴；可是我卻明白了

你的可敬的本質原來也可以鎔成另一種

模樣，脫盡了原形：所以那高貴的心胸

就該最適於與他相近的爲伍；

有誰人如此堅貞全不受誘惑呢？

該撒壓迫得我緊；但是他深愛布魯特斯：

假設我此時是布魯特斯，他是加修斯，

他定不會遷就我。在今天夜裏

我要用多種手跡寫成書簡，把它們

從他的窗口扔進，好像是出自許多市民，

把那些內容都寫成相似的意思，

說全羅馬此時都推崇他的名字；

在那裏把該撒的野心也暗示的指出：

然後看該撒把他的寶座穩穩的坐住；

我們要搖撼他，或是承受更大的痛苦。

(退場)

第三景

雷電交作。

加斯加，刀出鞘；與西塞羅自兩端同時登場。

西
晚安，加斯加！你護送該撒到家了？

你爲何氣喘噓噓？眼色慌張？

加 你獨不震恐，當大地的條理

搖盪有如不穩的濁物？ 啊西塞羅

我也曾見過驚駭的風雨，有狂罵的長鬚

劈開佝僂的老樹；我也曾見過

那野心的海洋，發怒，沖盪，口吐白噴，

爲了天上威逼的橫雲而高漲：

但是一直到今晚，我卻從來沒有見過

有這種癡狂，自天心裏往下拋火。

若不是天庭中起了內亂，

便定然是我們的世界太魯莽冒犯了天神

在他們的怒火上澆油，引使他們投下毀滅。

西 那麼，你還看見更希奇的事嗎？

加 有一名奴才——你看見他就能認識——

高舉着左手，發着烈火燃燒

足足及得上二十隻合縛的火把；然而

他的手全不覺得火熱，全沒有燒黃。

並且——在那時以前我還沒有佩上寶劍——

在大廟附近我碰見一頭雄獅，

它睜目看我，陰沉沉的走過，

並沒有傷害我；在那裏麤集着

一堆足有一百個可怕的婦人

全都嚇得面無人色；她們發誓說她們看見了

許多人遍身似火在街上往來行走。

在昨天有一頭鴉梟在街心裏高踞

正當大白天午時，怪叫個不止。

你看似這樣許許多多的怪事

都在同時發生，人們再不要說，

這是因為這個，因為那個，——無足為奇；

因為我相信對於它們所指示的國土

這些都是大凶不吉的先兆。

西 實在的，這事真有點古怪：

但是人們仍可以根據它們的現象來解釋，

完全不理睬它們本意所擬的目的。

該撒明天到大廟去嗎？

加 他去的：因為他已然吩咐安東尼

傳話給你說他明天到那裏去。

西 那麼，晚安吧，加斯加，這惡濁的天氣很不適於閑溜呢。

加 再會，西塞羅。

(西塞羅退場)

加修斯登場

加修斯 誰在那裏？

加斯加 一個羅馬人。

加修斯 加斯加，是你的聲音。

加斯加 你的耳朵真好。加修斯，今晚多麼壞！

加修斯 可是誠實人安心納福的夜晚哪。

加斯加 有誰人能知道老天會如此威嚇？

加修斯 知道世界上有這許多罪惡的人吧。

我在大街上各處行走

把我自己呈獻給致命的黑夜，

加斯加，你看，我似這般敞開了襟懷，

將我的胸脯暴露給雷火。

當那藍色的佝僂的閃雷恍如劈開了

蒼天的懷抱，我甚至把我自己

進獻在它的火花之中央。

加斯加 但是你爲何如此試探上天？

當那最大力的神祇昭示給我們信號

遣下來如此可怖的使者來震駭凡俗的時候，

人類的名份就應該抖顫戰兢。

加修斯 你真鈍笨加斯加你怎竟沒有

一個羅馬人所必當有的生命的火花，

或者你完全不會使用。你的面容蒼青，

兩眼發直，你看見了諸天的不耐

你就披掛起恐懼投身在驚異裏；

但是你如果肯追究那真實的緣故，

何以有這些烈火，何以有四竄的妖精

何以這些禽獸都背叛了常態與本性，

何以老年人變成無知，年輕人反而深謀遠慮；

何以這些事物都一齊改變，何以它們的自然

它們先天已就的本能都變了原形，

變成這種可駭的古怪；——爲什麼你將來

會知道上天乃是把它們摻在這些精靈裏，

把它們變成恐怖與警告的工具，

指示着某一種可怪的狀態。

現在啊，加斯加我可能爲你指出

一個人名最與這黑夜相似。

他打雷，打閃，發掘墳墓與咆哮

與大廟裏的雄獅一般——

在個人的行徑上，比我都沒有

什麼驚人；但是他卻變得駭人的龐大

與可怕了，一如今晚天地的噴吐一樣。

加斯加 你說的是該撒；是不是，加斯加？

加修斯， 管他是什麼人：羅馬有的是，

與他們祖先一般的銅筋鐵骨；

但是該詛咒的時代啊，我們祖先的心胸已然死了。

我們現在都是受治於我們親娘的精神；

我們的頸軛與受難正表示着我們已遍染了婦人的氣息，

加斯加——實在的，聽說元老們明天

打算立該撒爲王；

不管他在哪一片海水與大陸稱王，

在這裏意大利可是不能。

加修斯 我現在才知道把這一柄匕首插在哪裏；

祇有加修斯自己才能解放加修斯脫離苦役。

全憑這一點，你天神啊，弱者才變爲最強；

全憑這一點，你天神啊，才能把暴君摧傷；

沒有堅石的巍樓，沒有紅銅的牆壁，

沒有窒息的深坑，沒有勁固的鐵鏈
能夠囚住精神的偉力；

但是生命啊，你既然厭倦這世界上的束縛，
你就不該缺乏自毀的勇氣，

倘若我確知這個並且知道全世界
都荷負着我所忍受的這一份虐政。
我就能把它隨便輕快的擺脫。

（雷聲大作）

加斯加

我也能如此：

每個苦囚都在自己的手中掌有着
解除他自己奴役的權力。

加修斯 但是該撒爲何要做一位專制君主？

可憐的人哪，我知道他不肯爲豺狼，

但是他卻看見了羅馬人祇是綿羊：

如果羅馬人不是牝鹿，他亦定不能爲雄獅。

凡是急於放一場大火的人都是

先燃着一根乾草；羅馬是何等的木柴啊，

是何等的廢料，何等的木屑，讓他點着

甘心做下賤的火種來顯揚

像該撒這樣惡劣的人物！但是啊，悲痛，

你引使我說出了何等的狂言？也許在我面前的

正是一位情心願意的奴才；我知道

我也許食報，但是我有武器

我對於一切的危險全都漠然。

加斯加 你是向着加斯加說話；這樣一個人

從來沒有卑污的告密，握住我的手：

我們同道來糾正這一切的悲痛；

我一定把我的這隻腳立在

最前一人的身側。

加修斯 這件事諧了。

我告訴你，加斯加，我已然說動

某一些最高貴的羅馬之胸襟，

與我們一同進行這一件既榮譽

又危險的事業；當此時

我知道他們正等候我在

彭貝的花廳；因為現在這可怕的夜裏

在街上全沒有一些兒走動；

天地的這一付容貌，正像是

我們即將着手的工作，

既血腥，又火熱，又可怖。

加斯加 躲避一下，那邊急急的來了個人。

加修斯 那是心納——我認得他的腳步，

他是我們的朋友。

(心納上)

心納 你往哪裏去，這般倉遑！

心 我來尋你，這位是誰，麥特勒斯辛帕耳？

加修斯 不，這位是加斯加，是與我們

合作的朋友。是不是等我，心納？

心 我真高興見着你。今晚多麼可怕！

我們有兩三個人見到了奇異的事。

加修斯 是不是等我？ 你告訴我。

心 是的，是的，

啊，加修斯，如果你能說動

布魯特斯也來參加我們這一黨，——

加修斯 你放心吧：善良的心納，拿去這張紙

把它小心的放在咱們司法官的座位上，

在那裏，祇有布魯特斯才能見到；把這個

從他的窗口扔進去；把這個用軟蠟黏在

老布魯特斯的石像上：都做完了之後

你再到彭貝的花廳來，我們在那兒等你。

達修斯布魯特斯，與特利邦尼斯在那裏嗎？

心 都在那裏，除了麥特勒斯辛帕耳；

他到你家裏尋你去了。好吧，我就去

如你吩咐把這些紙片一一佈置妥當。

加修斯 辦完之後，立即到彭貝的劇院來。

(心納下)

我們走，在天明以前，你我二人還得

到布魯特斯的家里見他；他的三分

已經歸了我們；他這人的全體

在下次見面時也就都變成我們的了。

加斯加 啊，他的令譽高踞在所有人們的心裏；

他的出現將似最靈驗的煉金術

把我們的看起來頗像謀逆的行爲
立刻變成德行，變成意義與價值。

加 他，他的價值，及我們需要他的迫切，
你已然完全明白。我們去吧，

此時已過半夜；在天明以前

我們還要去喚醒他，聽取他的真意。

（全退場）

第二幕

第一景——羅馬。布魯特斯的私園裏。

(布魯特斯登場)

布 什麼，路修斯，嘿！——

我不能觀察星斗的轉移，算不出來

天明還要多久。——路修斯，我說！——

我但願睡得昏沉，也是我的過惡。——

怎麼，路修斯，怎麼！醒醒，我說，什麼，路修斯！

(路修斯登場)

路 您喚我來着，我的大人？

布 去到我的書房裏燃起一支蠟燭，

燃着了之後，再到這裏來喚我。

路 是，大人。

（退場）

布 祇能令他死：我個人對於他

並沒有什麼必得攻擊他的仇恨，

這乃是爲了大眾的福利。他也許爲王：

但這件事會把他的性格改變多少，就是這問題了：

不是祇有光輝的白晝才能引使毒蛇出行嗎。

但此事需要謹慎將持。給他王冠嗎？——那樣，——

我怕卻正是遞給他一根毒刺

令他任意來爲惡了。

把偉大妄用正是在良心脫離了

權力的時候：關於該撒，我說一句實話

我不會見過他用慈悲來決定他的行爲

更多於他的理智。事實常是如此，

卑微乃是年輕的野心之扶梯，

向上爬着的人才望這裏舉首；

但是祇要他爬上了最高的一層

他就轉身過去，再也不看這裏了，

舉首望青雲，他卻譏笑他所從來的

在下的卑微幾級。該撒也會如此；

所以惟恐他如此，且讓我們來搶先吧。

按他現在的情形，我們既尋不到有力的

發動的根據，且把它塑成這樣——把現在擴而大之

我們就說他會趨向如此這般的極端：

現在，把他當做一枚蛇卵

孵化了之後，他便將與其同類，同爲刁惡，所以還不如在殼裏把他殺死。

路修斯登場

路 大人，您書房裏的蠟燭已然燃着了。

我在窗口上找火石的時候我看見

（遞上一封信）

有一封信這般密封着；我的確知道

當我去睡的時候，它還不在這兒。

布 再回到牀上去睡吧，天還沒亮。

明天啊，路修斯，明天不是三月十五嗎？

路 我不知道，大人。

布 去看看日曆，回來告訴我。

路 是，我的大人。

布 那許多流光在天心裏呼哨

它的光明，足供我讀信的了。

（拆開信，大聲讀出。）

「布魯特斯，你睡着了，醒來，請看你自己。

是否羅馬將……發言哪，動手啊，糾正啊！

布魯特斯，你是睡着了，醒來吧。——」

近來常有人投來這種鼓動的話，

我到處都碰得見。

「是否羅馬將……」我可否這般接下去說

是否羅馬將屈辱於獨夫的威嚴？
怎麼，羅馬啊？

我的祖先在古時曾把達金驅逐去了

羅馬的街頭，當他自立爲大王。

發言哪，動手啊，糾正啊！——如此，可是衆人來

懇請我發言與下手了！啊，羅馬！我答應你。

如果有朝一日那事變來了，你便算是

在布魯特斯手裏獲得了全部的請求。

（路修斯又上）

路 老爺，三月已經消蝕了十四日。

（外面敲門聲）

布 好啊。到門口去，有人敲門了。

（路修斯下）

自從加修斯第一次慫恿我反抗該撒，
我就不曾睡着過。

在一件可怖的行事

與第一度心動之間，這一切的時光
都似一陣幻覺與惡夢：

良心與實際的需要

在此時便紛爭無已，而個人的微軀
恰如一個小小的國度遭受了
一次叛變。

(路修斯又上)

路 老爺，你的姻弟加修斯在門口
他說要進來見你。

布 祇是他一個人嗎？

路 不，老爺，還有許多人與他在一起。

布 你認得他們不？

路 不認得，老爺，他們的帽子都拖到眉梢上，

他們的一半臉深掩在大衣裏，

我完全看不清他們的面貌，

認不清他們是誰。

布 請他們進來。

(路修斯下)

他們都是一黨。啊叛逆啊，

你可是深覺羞愧，祇敢在黑夜中伸出

你危險的巨頭，因為這時罪惡最爲放肆呢？

在白晝裏你將於何處覓得一幽暗的窟穴足以遮隱起你的龐怪的面目呢？

不要去尋吧，叛逆；把它潛藏在微笑與和藹中；

因為如果你出行，露出了本來的顏色，

我怕地獄最下層的黝黑也掩不住你，

不敢保你不現露了。

（加修斯，加斯加，達修斯，心納，麥特勒斯，辛帕耳，與特利邦尼斯同上）

加修斯 我想我們太打擾你安眠了：

早安啊，布魯特斯；我們打擾你嗎？

布 我早已起身了昨夜裏整個醒着。

我可以認得與你同來的這些人嗎？

加修斯 當然可以，這裏的每一位朋友

沒一個不是恭敬你的；並且每一個人

都盼望你堅持自己的主張

如每一位羅馬人盼望你的那樣。

這位是特利邦尼斯。

布

歡迎得很。

加修斯

這位是達修斯布魯特斯。

布

也是非常歡迎的。

加修斯，

這位是加斯加；這位是心納；

這位是麥特勒斯辛帕耳。

布

都是非常的歡迎。

是何等周密的提防才把他們的

真形掩藏起來蒙昧你的兩眼呢？

加修斯 我能向你私談一句話嗎？

(布魯特斯與加修斯在旁私語)

達 這裏是東方；白晝不是在這邊亮起來了嗎？

加修斯 不是。

心 對不起，先生，天在這邊亮了；那灰色的條紋

把夜雲劃成了格子的正是白日的先驅。

加修斯 你們都得承認受騙了。

這邊，我的劍尖指處，紅日正升了；

在一年中的早季，它的升處，

遠偏在南方。

在以後約兩個月，它的紅光初露處，

才漸趨於北；而那正東

卻於大廟相似，高踞在此。

布 把你們的手都遞給我，一個一個的。

加修斯 讓我們來宣誓我們的決心。

布 不，不是宣誓：倘若人們的痛苦

我們靈魂的遭受，與這時代的責難

還祇能爲脆弱無力的動機，時思離異，

那麼大家都爬回牀上去伸懶腰吧，

任憑廣大的暴政統轄着此地，

我們靠着運命等死吧，但是倘若這些，

我知道它們能夠，有足夠的火熱去

燃燒起來懦弱，把婦人似的小膽

都用勇敢來包一層鋼鐵，那麼，國人哪，

除了我們自己的目的，爲何還需要其它的刺激
來促使我們糾正過失？羅馬人的約言，

從來不說了又作廢，除此而外

還需要什么其它的鎖鏈？我們的

誠實與誠實相結，還需要什么其它的誓言，

這事必將如此，否者我們便以生命付之？

僧侶們才起誓；懦夫與詭詐說謊的人們

老弱行屍以及歡喜邪惡的

受罪的靈魂才起誓；受人猜忌的

爲了壞事才起誓；但是不要令它

沾污了我們這件事業的完美一致的德行。

也別令它沾污了我們精神的不可抑制的成份，

致使我們會懷在心頭，以爲我們的動機或是行爲也許的確需要一片誓語；倘若任何一位羅馬人，

毀棄了他自己口中所承諾的約言之任何微小的部份，他的每一滴血液，高貴的血液，

便立刻犯了欺騙衆人的大罪。

加修斯 西塞羅怎樣；我們可以探問他的意見嗎？

我想有他立在我們這一羣中定是很有力的。

加斯加 我們不要把他放過。

心 是的，無論如何，不要把他放過。

麥 是的，我們去請他來！他銀白的長髮，

會爲我們搏得極高的尊敬；

它會使人們批評我們的行爲：

他們一定會說是他的主張支配着我們的手；

他們的幼稚與野氣都不會顯露，

一齊被埋藏在他的莊嚴裏。

布 啊，不要碰他！我們萬不要向他道破！

因為凡是別人所領導的事，

他決不肯追隨。

加修斯 那麼，任他自去吧。

加斯加 實在是，他很不合適。

達 除了該撒一人而外，還動別人不？

加修斯 達修斯，你問得好。——我想馬可安東尼，

該撒如此的寵他，如果饒了他的性命

實在不大妥當，我們會發覺他是一個

精細的陰謀家；你們知道他的伎倆

如果他得着進一步的伸展，他便要伸展無已

使我們大家不安；如果想避免這個，

最好是把該撒同安東尼一齊結果了吧。

布 那樣我們的行爲未免太骯髒了，加烏加修斯。

砍下了他的頭髓，還要肢解他的屍首，——

像忿怒之置人於死，而死後還不解恨一樣；

安東尼抵是該撒的一條膀臂而已；

請令我們爲獻祭人，而勿爲屠戶吧，加修斯，

我們都是奮起來反抗該撒的思想的，

而在人類的思想中是沒有血的

啊，但願我們來處份該撒的精神與思想，

而不來肢解他而洩忿；但是可哀的是

該撒卻終將爲之流血了！和平的朋友們啊，

我們要勇敢的殺他，卻不要忿恨的殺他；

請令我們把他切碎了做祭神的犧牲

而不要拿他做臭屍宰了去餵狗：

令我們有如狡猾的主人那樣

先激動他們的僕人去爲惡，然後

再佯做爲責備他的樣子。這樣做，

我們的行事看起來便將是必需的，而不是多事的了，

因之，把這事這樣的放在國人的面前時

我們便將被稱爲除惡的志士而不是兇手了。

至於馬可安東尼，不要動殺他的念頭，

因為待該撒的首級落地之後，他祇是

該撒的一隻無用的手臂罷了。

加修斯 但是我怕他；

因為他對於該撒有密切的愛惜——

布 唉，好加修斯，不要再想他：

如果他愛敬該撒，那麼他所能做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的事——想念該撒，爲他死：

並且，這個已經很過分了；他祇是個溺身於

嬉戲，瘋狂的嬉戲，與濫交朋友的人而已。

特 不必怕他；不必要他的性命了；

他可以活下去，在將來笑話這個。

(鐘响)

布 別作聲，鐘打幾下？

加修斯 鐘打了三下。

特 現在是走的時候了。

加修斯 但是還不敢說定

今天該撒是否準到大廟裏去？

他近來變得愈加迷信了；

他完全失去了從前那種有力的

關於鬼怪，夢幻及儀式上的主見：

也許這些明顯的嚇人的怪事，

今天夜裏突兀可怖之處，

以及他的預言者的勸告，

會使他今天不涉足於大廟裏。

達 這個不必擔心，倘若他決定不去

我能說動他；因為他喜歡聽說

獨角的猛獸怎樣為大樹所欺騙，

狗熊被明鏡吸住，陷穿抓住了巨象，

獅子有囚籠，而人呢卻有諂媚者：

當我告訴他說諂媚者是他所最恨的，

他說正是——這時的諂媚是最甚的了。

讓我去試試；

我能抓住他性情的真趨向，

我準能把他帶到大廟裏來。

加修斯 啊，我們大家都去接他。

布 八點鐘如何？

心 就是這時候吧，不要耽誤了才好。

麥 加烏利加利斯，他恨得該撒入骨，

該撒怒罵他，因為他稱道彭貝。

我不知你們誰會想到他。

布 那麼，我的麥特勒斯，請你在歸途上訪他一下，

他深深的愛我，我會使他如此；

祇要你能請他到這裏來，我就可以使他轉變。

加修斯 清晨降臨到我們的身上了，我們要走了，布魯特斯：

朋友們哪，你們散開走；但是都請記住

你們才說些什麼，請表現你們爲真正的羅馬人，

布 高貴的朋友們，請歡快而清新：

不要令我們的私圖沾染了外貌；

我們要把它們負擔起來如羅馬的伶人，
有不懈的精神與昂然持久的能力；
就這樣吧，你們諸位早安。

（全下，祇餘布魯特斯一人）

喂！路修斯！——睡熟了啊。沒有干係，
你去享受沈沈的酣睡的甜蜜吧；

你原沒有被忙碌的憂慮引進人們
腦中的幻像與魅影。

所以你睡得這般酣熟。

（鮑蒂霞上）

布魯特斯，我的夫君！

鮑蒂霞，你來作什麼？你爲何起來這般早？

這樣對於你的健康很不相宜，你如此的
把你的嬌軀暴露給潮濕的寒晨。

鮑 這對你也不相宜的啊。布魯特斯，

你不耐煩似的從我的身邊溜走：昨天晚飯時，

你突然的站起來，徘徊無已，

你交抱着雙臂，沈思又嘆息。

而當我問你有什麼事情時

你睜目瞪我，加我以橫暴的顏色：

我再催迫你；你就亂抓頭髮，

暴躁不耐的頓腳：

我再進一步追問，你依然不答；

你祇是燥急的揮動着手，

令我離開你的身邊；我就那樣的走了；

因為我恐怕再伸延了那不耐，

它似乎已經燃燒得夠了；我但願

那僅是一種性情煩燥的結果，

這個是每人都偶而會有的。但是

這個會妨害你進食，沾染你的言談，阻止你安眠，

並且如果它改變了你的外貌

一如它蒙蔽了你內心的性情那樣多，

我都會不認得你了，布魯特斯。我親愛的夫君，

請你容我認知你的憂愁的緣故。

我的身體稍有不適，沒有別的

鮑，布魯特斯是明智的，倘若他稍有不適

他會立即去獲得康復的方法。

布 我已經這樣作了。——好鮑蒂霞，請上床去睡吧。

鮑，布魯特斯病了嗎？你敞着衣裳

在的潮濕清晨裏行走，吸取朝寒，

這可是宜於健康的？ 怎麼，布魯特斯病了？——

那他怎會悄悄的從他舒適的床上起來，

去甘冒黑夜的惡毒的傳播呢？

或是故意去試探患感冒的不潔的夜氣

來加劇他的病體呢？都不是啊，我的布魯特斯

你在你的私心裏有一點穩匿的憂忡

而現在按我的地位及名份，我應當

知道這個：現在我屈膝下跪

請求你，看在我曾經煥發的美貌，
及你一切愛情誓詞的面上，還有

那一次重大的盟誓把你我變成了一體的面上，

我請求你祖示給我你自己，與你這半個

告訴我你爲何如荷重貧，今晚

是哪些人來訪你，——我知道有六七人

來到這裏，雖然在黑夜，都不敢

露面。

布 不要下跪，溫柔的鮑蒂霞。

鮑 如果你是溫和的布魯特斯，我本不需要，

在夫婦的關係之中，告訴我，布魯特斯，

這可是除外的，我竟不許知道

屬於你的祕密嗎？我之於你，是否

祇屬於某幾方面呢，——

祇伴你進食，陪你安眠，

偶而與你交談呢？我是否祇能居處

在你真實的歡喜之邊緣上？倘我祇能如此，

則鮑蒂霞乃是布魯特斯的姘婦，而非他的妻子了。

布 你乃是我真實而可敬的妻子，

你之於我，與那來潮於重憂的心室的

深紅的血滴一般親愛。

鮑 果真如此，那麼我當知曉這一個祕密。

我承認我乃是一介女流，但是我卻是

布魯特斯肯娶做妻子的一個女人：

我承認我祇是一介女流；但是

我卻是一位有名的女人——加多的女兒。

你看我有這樣的父親與這樣的夫君

我還能不強似於我的同儕嗎？

請把你的心思告訴我，我不會把它們洩露：

我曾給予我的堅決一個有力的證明，

在這腿股上我自動的給它一道

創傷：我能耐心的容忍那個劇痛。

我竟不能保守我丈夫的祕密嗎？

布
啊，諸位天神，

請令我配得上這樣一位高貴的妻子！

（敲門聲）

聽，聽，有人敲門了：鮑蒂霞，暫且先進去；

等一會兒，你的心中即將分有

我的隱密：

我的全部圖謀，都將宣洩給你

以及我重憂的額前的一切縹紋。

請趕快進去。

(鮑蒂霞下)

路修斯，是誰在外敲門？

(路修斯與利加利斯同上)

路 有一位病人要與你談話。

布 加烏利加利斯，麥特勒斯他說了沒有——

喂，路修斯站開——加烏利加利斯——怎樣？

利 我無力的舌頭向你道早安了。

布 啊，你竟在這個時候走出來，勇敢的加烏

你還包着頭巾呢！我願你的病已然痊可了！

利 如果在布魯特斯的手裏有一件

足以稱爲光榮的事業可做，我的病便已痊可了。

布 在我手裏的正是這樣一件事業，利加利斯

你可有健康的耳朵來聽嗎？

利 羅馬人所崇敬的一切神明在上

我現在這裏拋棄了我的疾病！羅馬之英靈啊！

英勇的男兒啊，你乃來自光榮的祖宗！

你，似一個拘神的巫人，你拘來了

我已死的精神。現在，你令我跪，

我即會與不可能的事相抗爭

並且，還要佔它們的上風。你要我做什麼？

布 這件事可以使病入膏肓的人們甦然躍起。

利 那麼是否我們要使健康的人病入膏肓呢？

布 這個也得去做。我的加烏，至於它的實情

我即將宣佈給你，我們既在行事，

我必得告訴你一切。

利 請走上前去。

我滿懷着一顆復燃的熱心追隨着你

去幹那我所不知的事業；祇要有

布魯特斯領着我前進就夠了。

布 那麼，請隨我來。

(同下)

第二景——羅馬。該撒宮中。

雷電交作。該撒穿睡衣上。

該 今天夜裏，天地都不安寧：

佳爾芬尼亞於睡夢中三次驚呼，

「救命啊，有人要謀害該撒！」——誰在裏邊？

(一僕人上)

僕 我的大人？

該 你去命教士們獻祭

然後將他們的預言回報給我。

僕 是，我的大人。

(僕人下)

(佳爾芬尼亞上)

佳 你打算怎樣，該撒？你想出去嗎？

你今天最好不要離開你的家門吧。

該 該撒決定出去：威嚇我的那些景象，

祇是在我的背後窺探，永不敢露面；祇要

它們瞥見了該撒它們立刻就消失了。

佳 該撒啊，我從來不相信預言或是預兆，

但是此次它們卻使我憂懼。除去我們

已經見過與聽過的那些事，這裏還有一件，

有守夜的人看見了最可駭怖的奇蹟。

有一隻母獅在街心裏產子；陰森的

墳墓都一齊張開了大口，吐出來它們的死屍；

有火熾的猙獰的戰士在雲端裏奔突，

成行列陣的，與正式的戰爭一般模樣，

他們的血雨紛紛的傾在大廟裏。

鬪爭的喧囂在天心裏碰撞，

羣馬悲嘶，將死的人們盡力呻吟；

還有鬼魅之屬在大街上哀鳴嗥叫。

啊呀，該撒，萬物都越出了常軌

我真有些怕它們啊！

該

它們所指的真意

早已有全能的天神爲之注定我們能避免什麼呢？

但是該撒是決定出門的，因爲這些也一樣的警惕着

天下萬民，並不專指着該撒啊。

佳 但是乞丐們倒斃的時候，天上沒有殞星

而王公們死了，老天的全部卻火一般的紅啊。

該 懦夫們在死前就早已死過多少回了。

而勇敢的人卻除了那一次而外，從不知死的滋味。

我迄今所聽見的這一切的所謂怪事

衆人都嚇得失色我祇覺得奇怪而已；

死乃是個必然的結束，它要來的時候

它終要來的。

（僕人上）

教士們說些什麼？

僕 他們請你今天不要出行。

因為當他們採取那一頭祭牲的五臟，他們竟發覺那一個畜牲沒有心。

該撒 怎麼天神也厚顏幹這樣無恥的勾當。

如果該撒在今日真害了怕不敢出行，

那他真是一頭沒有心的畜牲了。

我不聽他的話，該撒一定不能聽：

危險它自己也很知道，該撒比它還要危險：

我們是在一天裏生下來的兩隻雄獅，

我是那頭生，所以我更爲可畏：——

該撒在今天一定出行。

佳

啊，我的賢夫

你的明智全爲自信所侵蝕了。

你今天萬不可出行：不要說是你的恐懼，

就算是我的擔心阻止你在家裏吧。

我們可以請馬可安東尼去見元老們；

可以請他說你今天微感不適；

請你容我說動你吧。我屈膝下跪。

該 好吧，就請馬可安東尼去說我不適了。

爲了使你歡喜我今天不出去了。

（達修斯上）

達修斯來了，他也可以把這話告訴他們。

該 該撒，我贊美你！你早安啊，可敬的該撒：

我特來迎接你到元老會議中去。

該 你來的時候真湊巧，

請代我向諸位元老們致意，

告訴他們說我今天不能來了。

說我「不能」那是假話；說我「不敢」那更是假話；說我今天不願意來就是了——去告訴他們，達修斯。

佳 你說他病了。

該 不，該撒豈能夠說謊？

我在凱旋中高舉着手臂無遠弗屆！

我怎不敢把實情告訴給那些蒼髯老夫？

達修斯，你去告訴他們說該撒不願意來了。

達 神威無比的該撒，請告訴我一些緣故，

否則倘若我這般告訴他們，我即會受到嘲笑。

該 我的意志即是緣故，——我不願意來；

祇說這個就足以滿足元老們的慾望了。

但是爲了你私人的滿意，因爲我知道

你是深深的愛我，我可以令你知道一些——

我的妻佳爾芬尼亞強把我留在家裏：

她在昨夜裏得了一夢看見我的雕像

遍身像有千百個泉口的活水，身上

潰濺着鮮血；有無數貪婪的羅馬人，

滿面堆笑，走上前來在我的血中洗手：

她認爲這個昭示着最不吉的預兆，

將有殺身的大禍，所以她跪下來哀求我

今天不要出行，

達 這個夢的解釋完全錯了；

這正是一片美好與幸運的造像：

你的雕像上有無數的瘡孔流血，

有無數歡顏的羅馬人在其中洗手，

它的意思乃是偉大的羅馬將自你的身上

吸取復興的血液；並且將有偉大的人們

在你血中染取鮮豔，留做信物及標幟。

這一切都指明在佳爾芬尼亞的夢裏。

該 啊，你這樣的解釋才是。

達 我聽說，倘若你能相信我的話

我現在知道——元老們決議於今日

給神威無比的該撒加上帝冠。

倘若你令人傳話說你今天不去了，

他們的心念也許改變。並且

也許會惹起一種譏笑，有人說

「把元老會議解散吧，下次再開，

等該撒夫人做了好夢時，再說。」

如果該撒躲着不出來，他們豈不會私相傳說

「你看，該撒害怕了」嗎？

請原諒我，該撒因為我深深的深深的愛你的

前途，我才這般的告訴你說：

我的愛是主腦，至於爲何，祇不過是副屬的罷了。

該 如此看來，你的擔心是多麼蠢笨哪，佳爾芬尼亞！

我真慚愧我竟屈服在它們之下——

把長袍給我，我決定出門去了：

(巴布利阿斯, 布魯特斯, 利加利斯, 麥特勒斯, 加斯加, 特利邦尼斯及心納, 同上)

看啊, 巴布利阿斯, 來迎接我了。

巴 該撒早安哪。

該 我歡迎你, 巴布利阿斯。

怎麼, 布魯特斯, 你也起身這般早?

早安, 加斯加。——加烏利加利斯,

該撒絕不是你的死敵, 如那纏身的

瘡疾一般, 它竟使你積弱至此。——

幾點鐘了?

布 已打過八下, 該撒。

該 我深謝你們的優禮, 太辛苦了。

(安東尼上)

你看，安東尼，那漫長的夜宴

終於結束了。——

早安哪，安東尼。

安

至高無比的該撒，早安哪。

該

叫他們在內趕緊準備。

我不該勞你們諸位如此等待。——

現在，心納；——來啊，麥特勒斯；——怎麼，特利邦尼斯；

我特意爲你儲藏了一篇一小時長的談話；

你記住，今天等一會再來訪我；

靠我近些，這樣我可以記住你，

特 該撒，我願靠你近些，——我靠你近些，

(自白)

可是你的真朋友卻願我離你更遠些。

該 好朋友們，我們來共飲一杯美酒；

我們與親密的好友一般一同去吧。

布 祇可惜每人的心面都不相同，啊，該撒，

想起這個來，布魯特斯的心好生苦痛！

(全下)

第三景——羅馬。大廟附近的一條街上。

(阿德米多魯斯上，朗誦着一張白紙。)

阿 該撒啊，提防布魯特斯，當心加修斯；你不要走近加斯加；你要留神看心納；不要信任特利邦尼斯；也不要失神於麥特勒斯辛帕耳；達修斯布魯特斯並不愛你；加烏利加利斯也

早就與你結下了深仇。在這一羣裏祇有一顆共同的心，就是要推倒該撒。倘若你不是個不朽的天神，請睜開眼睛向四周圍屬目哪：過分的自信早已給叛徒開道了，但願全能的上帝保祐你！愛你的

阿德米多魯斯上言

我就立在這裏等吧，待該撒走過時

我就裝做一個請願上言的人把這個給他。

我的心真悲傷，善行竟也不能

在深仇的虎口中求得餘生啊。

如果你能讀到這個啊，該撒，你就可以得生；

否者命運便要與叛徒們合謀害你了。

(下)

第四景——羅馬。這條街上的另一端，布魯特斯的宅前。

(鮑蒂霞與路修斯上)

鮑 我求你，路修斯，趕快跑到元老院去；

不必回答我，你趕快去；

你爲甚站着不動？

路 我等你吩咐，夫人。

鮑 我沒功夫告訴你到那裏幹什麼，

我要你趕快跑去，再跑回來。——

啊，我的鎮靜，請你堅附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心頭與喉嚨之間竟似有一座大山！

我有男子的心胸，但是祇有女子的控制力。

令婦女們保守計議中的祕密是多麼難啊？——

你怎麼還立在這兒不走？

路 夫人，你令我作什麼？

我就這樣跑到大廟去沒什麼事？

然後再跑回來，還是沒什麼事？

鮑 啊呀，給我帶一句回話，看看你的大人怎樣了，

因為他適才走的時候，很不康健：你還要注意看

該撒盡做些什麼。有什麼人向他請願。

你聽，路修斯，這是什麼聲音？

路 我任甚也聽不見，夫人哪。

鮑 我請你用心聽：

剛才有一陣輕風從大廟那邊吹來，

我聽見一片喧囂，好像是有人在爭吵。

|路 真的，夫人，我什麼也沒聽見。

(亞德米多魯斯上)

|鮑 你走到這邊來，人哪：

|鮑 你方才在哪裏來着？

|亞 我方才在自己的家裏，和善的夫人。

|鮑 現在已是什麼時辰？

|亞 大概是第九個時辰吧，夫人。

|鮑 該撒到大廟裏了嗎？

|亞 還沒有呢，夫人；我正是要到那邊站着

去等待着看他往大廟裏去。

|鮑 你是否要向該撒有些請求呢？

|亞 正是，夫人；倘若該撒喜歡，

竟肯寬洪的待人，聽從了我的話

那麼我就要請求他當心自己。

鮑 怎麼，你可是知道有不利於他的事麼？

亞 我倒不知道有什麼事要發生，可是卻有許多事會發生的。

我向你道早安了。這裏的街面太窄：

緊跟着該撒腳後面的那一大羣

元老們，法官們，及請願的平民們

真會把一個瘦子擠死了：

我要去尋一個較為廣敞的所在，

到那邊去等待偉大的該撒，向他發言。

(下)

鮑 我必得進去了。——啊呀，我這婦人的心。

竟是個多麼無力的東西！
啊，布魯特斯

願蒼天保佑你承當起來這一件事業——

這僕人一定聽見我的話了。——布魯特斯

有一件請求，該撒一定不會答應。——

啊，我暈倒了。——快跑，路修斯，去告訴我的丈夫

說我的精神非常愉快，然後，回來見我，

把他告訴你的話再都告訴我。

（先後下）

第三幕

第一景——羅馬。大廟前；元老們都已坐定。

（一大羣人在街上走向大廟去；其中有亞德米多魯斯與預言者。歡呼。該撒，布魯特斯，加修斯，加斯加，達修斯，麥特勒斯，特利邦尼斯，心納，安東尼，雷彼得，該撒，巴布利阿斯，波皮利及其它人全上。）

該 三月十五日來了。

預言者 是啊，可是還沒有過去呢。

亞 我向該撒致敬！請你看我的請願書。

達 特利邦尼斯誠懇的請求你。

在閑暇時把他的卑微的請求書過目。

亞 該撒啊，請你先看我的；因為我這一篇

對於該撒更爲切要：看吧，偉大的該撒。

該 對於我們自身最爲切要的應當放在最後來做。

亞 不要攔，該撒；請你立時就看吧。

該 怎麼，這個傢伙瘋了嗎？

巴 先生，走開吧。

加修斯 你怎麼在街上就苦逼你的請求？

到大廟來。

（該撒走進大廟，其餘人在後隨着進去，全體元老起立。）

波 我恭祝你們今天的偉業可以成就。

加修斯 什麼偉業，波皮利？

波 再會吧。

(向該撒走去。)

布 波皮利列納說些什麼？

加修斯 他說他恭祝我們今天的偉業可以成就。

我怕我們的計劃洩露了。

布 你且看他對該撒做什麼神氣再說，你注意他。

加修斯 加斯加，下手要迅速，我怕有意外阻礙——

布魯特斯怎樣辦？倘若這事機走露了，

不是加修斯便是該撒，永遠不能再回去了，

我不能殺他，我就自殺。

布 加修斯，你且稍安勿躁：

波皮利列納講的不是我們的事；

你看他笑了，該撒的顏色也絲毫沒變。

加修斯 特利邦尼斯知道他的時辰；布魯特斯你看，

他把馬可安東尼引到別處去了。

（安東尼與特利邦尼斯下。

該撒與全體元老們就位。）

達 麥特勒斯辛帕耳在哪裏？讓他

立刻去把他的請求書呈獻給該撒。

布 準備齊全了：靠近他，去幫他說話。

心 加斯加，你第一個動手。

加斯加 我們都已預備好了嗎？

該 還有什麼失政之處

需要請該撒與其元老們來糾正的嗎？

麥 至高無上的，神力的，威望遠震的該撒啊，

麥特勒斯辛帕耳，在你的寶座之前拋下了

一顆卑微的心——（跪下。）

該 我得攔阻你，辛帕耳。

這種匍伏，與這種低聲下氣的詞諛

也許會感動普通人的哀憐

把已決的議案與神聖不可侵犯的法令

都變成了兒戲。但你不要這般執迷不悟

以爲我該撒也有這般易變的氣質，

像傻子似的聽了這些就改變了

固有的本意；我說的乃是那些動聽的字句

低下又委婉的殷懃，與卑鄙如狗的諂媚。

你的長兄是爲明令所放逐的：

倘若你仍然躬身哀求，爲他求媚，

我就要踢你出去，如我踢一隻惡犬一樣。

麥 該撒，你冤枉我了。

該 如果沒有正當的緣故，該撒是從來不責及何人的，可是如果沒有相當的緣故，他也不肯隨便表示滿意。

麥 竟沒有一個比我的更有價值的聲音

更能取愉於偉大的該撒之雙耳的，

來爲我的被流放的長兄取得恩釋嗎？

布 我親吻你的手，但我並不是諂媚，該撒，

我請求你令波布利辛帕耳立刻

就可以獲得自由。

該，什麼，布魯特斯。

加修斯，饒恕吧，該撒；饒恕吧：

加修斯置身在你的面前，與你的雙足一般低微，

爲波布利辛帕耳乞求釋放。

該 倘若我也似你們這般，我就可以感動了，

倘若我肯以禱詞感動別人，則祈禱也會感動我的；

可惜我卻是與北極星一樣永恆，一樣堅定，

它的那一點真實與不變的靜止

遍蒼空也尋不出兩份。

天上綴滿無數的明光

它們都是火，每個都發亮；

但是其中能保持着位置歷古而不移的卻祇有一個：

在世界上也如此，——雖然世界上點綴着不少人

人們都是血肉之軀，都是通達世故的；

可是其中卻祇有一個，我知道

他憑據着不可攻擊的位置

不受感情的搖撼，這人就是我，

且讓我在現在這樁事裏也稍露身手吧，——

我當時主張辛帕耳應當被放逐，

現在我依然堅定不移的主張他應當如此。

心
啊，該撒！

該 走開！你可是要損起夏令配斯？

達 寬洪大量的該撒啊！——

該 布魯特斯，下跪，不都是無益的嗎？

加斯加 說，手啊，你去替我說！

——加斯加舉刀刺入該撒的頸部。該撒抓住他的手臂。又有幾個同黨上前

亂刺，最後馬可布魯特斯用力猛刺。

該 還有你，布魯特！(Et tu Brute?)——倒吧，該撒！

(死去。元老及民衆大亂，向外逃走。)

心 自由啊！自由！暴君死了！

快跑去，宣佈，到街上各處去呼喊。

加修斯，幾個人到公開講臺地方去，大聲喊，

「自由了！自由了！我們得釋放了！」

布：民衆們與先老們！不要驚惶；

不要逃跑；站住！野心的報應已經獲得了！

加斯加：到公開講臺去吧，布魯特斯。

加修斯你也去。

布：達，巴布利阿斯那兒去了？

心。在這裏，被這個變動嚇壞了。

麥：大家緊立在一起，恐怕有該撒的朋友

會來——

布：不要站着不動，——巴布利阿斯，拿點精神出來。

這事對於你個人沒有什麼傷害，

對於其他羅馬人亦一並無關：去把這話告訴他們，巴布利阿斯。

加修斯：離開我們，巴布利阿斯，惟恐民衆們，

向我們撲來，對你的高年有什麼加害。

布：就這樣；除了我們這些當事的，

不要令別人再沾染上腥味。

（特利邦尼斯重上）

加修斯：安東尼那裏去了？

特： 他嚇壞了，已經逃回家去。

男婦，老少，全都驚慌，睜着大眼，亂跑亂叫，

好像是忽然來了個晦晝一般，

布： 命運的神明啊！我們願意看你的恩典。

我們知道我們都得死，我們所關心的，

祇是我們的生命還能延長多少時候。

加修斯： 怎麼，截短了二十年的生命

也祇不過是截短了這些年怕死的日月罷了。

布： 就算如此，那麼死亡反是一些好事了。

我們縮短了他怕死的年月，

我們反而是該撒的好友了。

曲身哪！羅馬人，曲身哪！

我們將雙手浸在該撒的血裏。

一直浸到臂肘，把我們的鋼刀也塗上血污。

然後我們出去到市中心，都不要緊。

把我們染紅了的兵器高舞過頂，

我們全大喊，和平啊！自由啊！自由啊！

加修斯： 那麼全低下身來，洗手吧。

我們這一幅悲壯激烈的畫圖，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代始能重現

在尚未誕生的國家裏與尙無人知曉的言語中！

布： 該撒有多少次拿流血當做玩笑

現在他靜靜的偃伏在彭貝的腳下，

較地上的塵土並不高貴！

加修斯： 它流血的次數

就與我們這一羣被稱讚的次數一樣。

我們將被稱爲賦予國家以自由的人們。

達：怎麼，我們去嗎？

加修斯：

是啊，每個人都去。

布魯特斯爲首；我們就忝隨他的後踵，

懷着羅馬人最大膽的與最高尙的心胸。

布：輕些。誰到這裏來了？

（一僕人上）

原來是安東尼的一位朋友。

僕：布魯特斯啊！我的主人令我這般的下跪；

馬可安東尼令我這般倒身下拜；

他令我拜下了之後再這般說——

布魯特斯是高尙的，有智慧有勇敢而又誠實；

該撒是有力的，大膽的，忠心而可愛；

說我愛布魯特斯，我會崇他；

倘若布魯特斯肯擔保安東尼。

可以安全的走到他的身邊來，肯解釋給他，

該撒爲何罪有應得的橫身在血泊，

馬可安東尼就肯不愛死了的該撒，

如生存的布魯特斯那樣切甚；而一心一意的

追隨着高貴的布魯特斯的幸運與事業，

以完全真誠的信心，來隨他走過這一片

未經開闢的艱巨，我的主人安東尼令我如此說。

布：你的主人乃是一位足智足勇的羅馬人民。

我從來沒以爲他不是如此。

告訴他，那麼請他到這裏來，

他必定可以滿意，我以榮譽擔保，

必定沒有人敢動他的秋毫。

僕，我立刻就去請他。 (下)

布：我知道我們一定可以有他做朋友。

加修斯：我但願能夠，祇不過，我總是有一個心念

我怕他殊甚，我的惴惴仍然令我警惕的

懷疑他的用意。

布：但是安東尼從這邊來了。

(安東尼上)

歡迎哪，馬可安東尼。

安：啊，威力的該撒！你竟這般卑微的倒在地上？

你一切的戰功與光榮，勝利與獲得品都一齊

縮小在這一小塊土地上嗎？——永別了。

我不知道諸位先生，啊，你們還打算什麼，

你們還要把何人置諸死境，還要放出誰的血，

倘若有我，那麼沒有比這該撒的死時，

更為恰當的時辰了，也再沒有兵刃能及得上

你們鋼刀的一半價值，因為

它們乃是沾滿了全世界上最高貴的鮮血。

我真心的請求你，倘若你們催索我甚緊，

現在，請在你們的染紫了的雙手還蒸着腥臭，

冒着煙氣的時候，盡一盡興吧。即使活一千年

我也不能爲自己覓到更恰意的死所：

沒有一片地方能使我這般喜歡，沒有一種死法
能比得上該撒這樣，被你們砍了首級。

你們乃是這個時代中精選與主動的天神。

布： 啊安東尼！你不要請求我們將你賜死，

雖然我們的雙手與現在這一場作爲

你看見了會認爲我們一定是

殘忍而血污；但是你卻祇看見了我們的手

與他們所幹的這一片濺血的事業：

我們的衷心你卻看不清——它們是慈悲的；

它們憐憫那加於羅馬的普遍的乖戾——

與烈火逐出烈火一樣，慈悲對於慈悲亦是如此，

所以才向該撒幹下了這樣不敬的事。對於你呢，

對於你，我們的刀鋒有如沉鉛一般鈍笨，羅可安東尼：

我們的臂膀祇有愛敬的氣力，我們的心啊，

如兄弟般的和藹，我們真誠的接待你，

以一切的仁愛，善意與尊敬。

加修斯：並且關於新執政的處置，

你的意見也將與任何人的一般有力。

布：請稍為等待，等我們先去安定。

那萬衆的庶民，他們已經因恐懼而紊亂了，

然後我再來告訴你那緣由，

爲什麼我會這般行事

殺死他的時候都愛他不渝。

[安:]

我不疑惑你的明智，

請每個人都遞給我他血污的手：

馬可布魯特斯，我第一個先握你的——

其次，加烏加修斯，我拉住你的手——

現在，達修斯布魯特斯，你的——現在你的，麥特勒斯；

你的心納；——還有我的勇敢的加斯加，你的手——

雖是最後；而愛慕卻不最少，你的手，善良的特利邦尼斯；——

全體的先生們——唉，唉，我還說什麼呢？

我的信譽現在好比立在泥滑的地上——

你們一定想像我是在這兩條壞路的任何一條上，

不是一個懦夫便是一位諂媚者——

我實在愛你，啊該撒，這實在不假：

倘若如此，現在你的英靈一定在天上俯視着我們。

那麼你的痛楚是否較你自己的死亡更爲深切。

當你看見了你的安東尼低聲求和？

至高無上的人喲！當你看見了我，

在你屍身的面前，與你仇人的血手相握。——

倘若我的眼睛與你的傷口一般衆多。

我流淚能與你的熱血濺得一般迅速，

那麼我的心啊，也許會稍爲安適，比較

與你的敵人來作友善的妥協。

原諒我啊，尤利斯！——你在這裏被斷送了，勇敢的壯鹿；

你在這裏倒了，而你的獵者們都站在這裏。

在你的滅亡裏插誓，在你的「利士」水裏染紅。——

唉，世界啊，你本是這一頭紅鹿馳騁的森林；

而這個，實在是，世界啊，你的心房。——

你在這裏橫臥又多麼像一頭雄鹿

爲無數王子射死！

加修斯，馬可安東尼，——

安，原諒我，加烏加修斯：

該撒的仇人一定是這般說：

而在一個朋友則謹是淡淡的分內事。

加修斯：我並不責備你的如此贊美該撒；

但是你打算與我們共有怎樣的關係？

你可是也要加入在我們這一夥朋友當中；

抑是祇須我們前進，不必信賴你的一切？

安：所以我才緊握你們的手；祇不過我

低首看見了該撒，我不知不覺便離題太遠了。

我是你們諸位的朋友，我愛你們諸位；

但是我有一個希望，即是你們應當告訴我

該撒哪裏危險，爲何危險。

布：當然，如不然這豈不是野蠻的行爲了，

我們的理由是充滿了善良的關切

即使是你，安東尼，該撒的嫡子

也一定認爲滿意。

安：這就是我的全意，

我還請求你們能容我把

他的屍首擡出到街上。

並且如朋友一般的在講臺上

爲他的葬禮講一段話。

布：可以如此，馬可安東尼。

加修斯：布魯特斯，我有一句話與你講。

你不自知你這是幹些什麼：不要答應，

安東尼在他的葬禮上發言，

你可知道他將說的話

會如何的鼓動民衆？

（低語布魯特斯）

布：請你原諒；

我自己先走上公開講壇

說出我們該撒的死因

至於安東尼的話呢，我去先說明

他的話是得到我們的允准；

並且說我們亦同意該撒的葬禮，

應該有全付的儀式與法律上的形式

它之於我們，益處較害處更多。

加修斯：我不管它將來怎樣，我不願意這樣做。

布：馬可安東尼，這裏你去擡該撒的屍身，

你不許在葬儀的演羣中攻訐我們，

你祇許盡量的盛誇該撒的好處；

並且說這是我們令你如此；

否者在這一個儀式中你就不得

插一隻腳了。

你等我的一段演說終了之後

就站在我的那一座講臺上去說。

安： 就是這樣，

我不再有其他的要求了。

布： 那麼準備這屍身吧，隨我們走。

（全下，祇安東尼一人在臺上）

安： 啊，饒恕我吧，你溢血的大地，

我對於這些屠手們竟如此溫馴而柔和！

你乃是這時代狂潮裏的第一位

至高無上的人物的遺跡。

我咒詛那有這隻手的人，它放出無價的寶血！

在你傷口的面我現在預言——

它們像啞了的口一般張開着血紅的脣

等待着，乞求着我舌頭的發動，——

必將有一道毒咒降落在人們的身上；

自家人的暴怒與可怖的內部紛爭

將擾起意大利的全部；

流血與毀滅將這般的習慣了，

可駭的事物亦將如此熟悉，

令母親們看見了她們的孩子

與戰爭的鐵手同駐在戰場上，也祇不過微笑一聲；

一切的憐憫都爲屠戮的行爲所堵塞：

於是該撒的英靈來搜尋着復讐

有災殃的鬼魔在他的身邊，一齊自地獄裏急急的馳來，

他將在這一片國境上，用王者的語調

喊一聲殺啊，就散開了他的戰犬；

於是這一件骯髒的事就將使地面上嗅到腐臭的人類，輾轉呻吟着乞求埋葬。

（一個僕人上）

你侍候奧達衛該撒，是嗎？

僕，是的，馬可安東尼。

安 該撒會萬信令他趕來羅馬。

僕 他已經接到信，正在來了；

他令我親口告訴你這話，——

啊，該撒！——（看見了屍首）

安 你的真心真寬宏，你走開哭泣去吧。

我見到感情了，你在襲來；因為我的眼睛

看見那些悲哀的泡沫沸騰在內

就開始汪汪的注淚了。你的主人來了嗎？

僕，他在今晚就能到達羅馬七里格的地方。

安。趕快轉身回去，告知他這裏發生的事，

這裏是一座哀悼的羅馬城，一座危險的羅馬城，

對於奧達衛還沒有安全的羅馬；

緊趕着路去，這般的告訴他。但是稍微等等；

你先別走，等我將這屍首擡到

市場的中心；在那裏我要

用我的口才，試探人民看他們怎樣來對待，

這些血手屠戶的殘忍的事業。

根據這個，你再向年輕的奧達衛報告

報告他這裏的實況。

助我一臂之力。

(攜該撒屍身同下)

第二景——羅馬。講壇。

(布魯特斯，加修斯與一大羣市民上)

市民們，我們需要滿足；令我們滿足啊。

布：那麼隨我來，靜心聽我講，朋友們哪！

加修斯你到那一條街上去，

將人數分開——

要聽我講話的人們，站在這裏不要動；

誰要跟隨加修斯，就隨他去吧！

該撒死的理由，我們要將它

公開宣佈。

市民 1：我聽布魯特斯說。

市民 2：我去聽加修斯；我們分別的聽他們

比較他們的理由。

（加修斯領一部份人民同下。布魯特斯走上講壇。）

布民 3：高貴的布魯特斯登臺了；肅靜啊！

布：請耐心聽我說完。

羅馬的全人民，國人與朋友們！請聽我細述我的緣故；請肅靜，然後方能聽得清楚，請相信我，爲着我的榮譽；請你們誠心尊敬我的榮名，然後你們才能相信；請在你們的智慧中，檢討我；請喚醒你們的理知，你們可以爲良善的裁判者。倘若在這一個人羣的集會裏，

有該撒至近的朋友，那麼我可以向他說布魯特斯之愛該撒並不低於他的。然而倘若這一位朋友要問我爲什麼布魯特斯起來反對該撒，這個便是我的答話——並非我愛該撒太少，祇是我愛羅馬太多了。你們可是願意該撒一人活着，萬衆做奴隸而死呢？還是該撒一人死了，而萬衆自由的話着呢？因爲該撒愛我，我所以爲他哀泣；因爲他幸運，我爲他歡喜；因爲他勇敢，我尊敬他，但是，因爲他有野心，我就殺了他；爲了他的愛，我有淚水；爲了他的幸運我有歡喜；爲了他的勇敢我有尊敬；而爲了他的野心，我卻給他死亡。

這裏有誰是如此卑鄙，寧願身爲奴役？如果有人，請說出來；因爲我得罪他了。這裏有誰願這般野蠻甘願不爲羅馬之人？如果有人，請說出來；因爲我冒昧他了。這裏有誰這般惡毒竟不肯愛其祖國？如果有人，請說出來；因爲我也冒犯他了。我停住等一聲

回答。

市民全體：沒有，布魯特斯，誰也沒有。

布：那麼我誰也沒有得罪了。我之於該撒，較你們之將要對於布魯特斯的並沒有過份。

他的處死這問題已有存卷在大廟裏；他的光榮毫未減少，這個是他的價值；他的不敬也沒有增多，雖然他因此獲得死罪。這裏他的屍首移來了，有哀悼的馬可安東尼：

（安東尼與其餘人移該撒的屍身上）

他沒有參與他的處死，然而他卻也將因他的死亡而有所獲益——在議院裏得一個位置；這事你們誰人不喜歡？現在我說了這句話就要去了——我既然爲了羅馬的福利而殺死我至愛的人，我亦爲自己準備下了同樣的一柄利刃，祇要我的死能使我的國人們歡忭。

市民全體：活着，布魯特斯活着，你不能死啊！活着！

市民 1：將他凱旋似的送回家去。

市民 2：爲他建一座紀念塔，立在他祖先的旁邊。

市民 3：推他做該撒。

市民 4：將該撒的一切

加冕給布魯特斯。

市民 1：我們歡呼喊叫的擁他回家。

布：我的國人們哪，——

市民 2：肅靜，不要作聲！布魯特斯說話了。

市民 1：肅靜啊，

布：善良的國人們哪，請任我一人自去。

請聽我的請求，在這裏與安東尼同在。

請敬禮該撒的遺骸，請恭聽他的演辭，

都是褒揚該撒的光榮的，馬可安東尼

得到我們的許可，將向你們宣說。

我真誠的請求你們，除了我而外，

一個也不要離去直待安東尼的演講完畢。

(下)

市民 1： 不要走，喂！我們聽聽馬可安東尼。

市民 3： 請他走上公開講座。

我們聽他的話。——高尚的安東尼，請上去。

安： 爲了布魯特斯的緣故，我甚感激你們。

市民 4： 他說布魯特斯什麼？

市民 3： 他說，爲了布魯特斯的緣故覺得他自己感激我們大家。

市民 4： 最好他在這兒不要說布魯特斯的壞話。

市民 1： 這位該撒乃是個專制魔王。

市民 3： 唉！一點不假。

我們真幸運，羅馬能夠剷除了他。

市民 2： 靜啊！我們聽安東尼說些什麼？

安：你們和平的羅馬人哪，——

市民 靜啊！喂！我們聽他說。

安：朋友們，羅馬人，全國人哪，請洗耳傾聽；

我來埋葬該撒，不是來揄揚他的。

人們生前做的惡事，死後還活着；

而他們的善行卻常是同葬於枯骨了；

令該撒的也如此吧。高貴的布魯特斯，

曾告訴你們說該撒是有大野心的；

倘真是如此，則真是可痛恨的邪惡啊；

而現在呢，該撒已經深而且痛的得到報應了。

這裏我得到布魯特斯與其他人的允許，——

因為布魯特斯是個有榮譽的人；

他們都如此，都是有榮譽的人們，——我到這裏來在該撒的葬禮中演講。

他會是我的朋友，對於我誠實而正直。

但是布魯特斯說他是有野心的；

而布魯特斯呢，卻是有榮譽的人。

他會攜回到羅馬有許多俘擄

他們的贖身價全都充實了國庫：

是否這一點證明該撒是有野心的呢？

當貧窮的人哭號的時候，該撒也爲之流淚。

所謂野心者當是一種更嚴冷的本質造成。

然而布魯特斯卻說他是有野心的，

而布魯特斯又是一位有榮譽的人。

你們都看見了在「盧佩克」節中

我三次呈獻給他一頂王者的冠冕

而他三次都拒絕了：這是野心嗎？

然而布魯特斯說他是有野心的

而當然嘍！他是一位有榮譽的人。

我的話並不是來反駁布魯特斯的話，

我祇是在這裏說出我所知道的事實罷了。

你們都曾一度深深的愛他。——並不是毫無緣故的：

而現在卻是什麼阻止你們不爲他哀號呢？

噫，天理啊！你逃向野蠻的禽獸裏去了，

人類都失去了他們的理性！——請容忍我；

我的心已經在那棺材裏該撒的心邊了，

我必得稍微休息等它再飛回我的胸裏來。

市民 1：我想他的話也很有些道理。

市民 2：如果你正確的觀察那事實，

該撒的確做了大錯。

市民 3：他沒有嗎？先生們？

我祇恐繼續他後面的還要壞啊。

市民 4：你可聽見了他的話？他不肯接受王冠；

那麼他一定不是有野心的了。

市民 1：倘若真是如此，恐怕必得有人高價賠償。

市民 2：可憐的人啊！他的兩眼哭得火似的鮮紅。

市民 3：在全羅馬都沒有比安東尼更高尚的人物。

市民 4：喂，注意他，他又開始講話了。

安： 但是在昨天該撒的言辭也許

確是違反全世的公意：而現在他躺在那裏

竟沒有一個人肯稍一曲身向他示敬。

啊！人們哪。如果，我有意鼓動

你們的感情與理知來暴動與憤怒，

我即將有負於布魯特斯，對不起加修斯

他們，你們知道都是有光榮的人：

我絕不肯冤枉他們，我寧這樣

委屈死者，委屈我自己與你們，

我亦不肯委屈這些有光榮的人們。

但是這裏有一捲羊皮紙上面蓋着該撒的戮印——

是我在他密室裏尋到的。——這是他的遺囑：

祇要令萬衆民聽到這文件的內容——

請原諒，我並不打算讀出它來——

他們就會立刻走上前去在死了的該撒的傷痕上親吻。

將他們的肩巾浸在他聖潔的血裏；

甚至都會請求他的一根頭髮做紀念。

並且在他們將死的時辰的遺囑裏，都會寫明，

把這一根髮絲當做豐富的產業。

遺留給後世。

市民 4：我們願意聽聽那遺囑讀它出來，馬可安東尼。

市民全體：遺囑啊，遺囑啊！我們要聽該撒的遺囑。

安：都請忍耐，和平的朋友們，我一定不可讀它出來，

令你們知道該撒如何的愛你們，那是很不相宜的。

你們不是朽木，你們不是冥石，你們都是人；
既然是人，那麼聽了該撒的遺言，

它將燃燒你們——它將使你們瘋狂：

最好是不令你們知曉你們是他的承繼人；
因為，如果你們是了，啊，其結果將至什麼地步！

市民4：讀出遺囑；我們要聽聽；安東尼；

你必得把遺囑念給我們，——該撒的遺囑。

安：你們可能忍耐？你們可能稍一等待？

我把這件事告訴你們太急了

我恐怕對不起那些手撐着利刃

刺穿了該撒的有光榮的人們，我真怕那個。

市民4：他們是叛徒，光榮的人們，哼！哼！

市民全體：遺囑！那文件的內容！

市民 2：他們是惡漢；殺人的兇手，遺囑！念那遺囑！

安：那樣你們可是要強逼我念那遺囑？

那麼好吧，請圍繞該撒的屍身站成一個圈；

讓我指給你們看看那寫這遺囑的人。

我可以下來嗎？你們答應我嗎？

市民全體：下來。

市民 2：請走下來。

（安東尼自臺上走下。）

市民 3：你得到允許。

市民 4：一個圈；四圍站着。

市民 1：離開屍架站着，離開屍首站着。

市民 2：給安東尼讓路，——至高無比的安東尼！

安：唉：不要這般靠緊我；遠遠的站開。

市民全體：往後，讓路；往後！

安：如果你們有眼淚，準備現在流吧。

你們都認識這一件外套；我記得

該撒第一次把它穿在身上的時候；

正是一個夏日的黃昏，在他的軍帳裏

那一天他戰勝了尼爾微；——

你們看！在這裏刺穿了加修斯的短劍；

你們看狠惡的加斯加割開一道何等的傷口；

這一個口是他親愛的布魯特斯的刀刃開的。

於是當他抽出了他那可詛咒的鋼鋒，

你們注意看哪，該撒的鮮血如何隨之飛濺，
如同奪門而出一樣，一定是

全得看布魯特斯殘忍的刺他與否；

因為你們知道布魯特斯乃是該撒最寵幸的驕子；
裁判者，啊，你天上的神明！該撒愛他多麼深切！

這乃是一切之中最殘忍的一擊；

因為當高貴的該撒看見他刺過來的時候，

負恩的感覺全然佔據了他，比叛徒的臂膀

更爲有力：這時他威武的心胸全氣炸了；

於是他就用外袍蒙上了臉

一直跑到彭貝彫像的底下，這時

都在不住的流着鮮血，——偉大的該撒死了。

第 三 幕

啊！這是何等的死啊！我們國人！

我，與你們，我們大家全都死了啊；

這時節血腥的叛逆在我們的頭頂上飛揚。

啊！現在你們哭了；我看見你們感到了

憐憫的壓迫，這才是可貴的淚滴，

慈悲的人們哪！怎麼，你們僅看見

我們該撒的刀傷的外袍就哭了嗎？你們看這裏，

這裏是他的本人，你們看，他是爲叛徒們謀害了。

市民 1： 啊，可哀的景像！

市民 2： 啊！高尚的該撒！

市民 3： 啊，悲慘的日子啊！

市民 4： 啊，叛徒，奸賊！

市民1： 啊，最骯髒的血腥的事！

市民2： 我們必得復仇，復仇。——走啊，——去找他們，——燒啊。——放火啊，——殺啊，

——屠宰啊——一個叛徒的狗命也不留！

[安： 等等，國人們。

市民1： 肅靜啊，聽高貴的安東尼講話。

市民2： 我們要聽他的話，我們跟隨他走，我們要與他同死。

[安： 好朋友們，善良的朋友們，不要令我激動你們攪起這般急驟的一陣叛變的狂流。

幹這件事的那些人都是光榮的；

他們的私心有什麼隱痛使他們幹了這件事，

可惜我不知道，——他們聰明而有榮譽。

他們會無疑的用理由回答你們。

朋友們哪，我不是來蠱惑你們的心：

我不是大雄辯家，像布魯特斯那樣；

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個坦白愚鈍的人

深愛我的朋友；他們知道我這一點很清楚

所以他們才允許我公開的在此談論該撒；

因為我既不明智，又不會說話，更沒有身份。

能力與雄辯我都沒有，我亦沒有蠱惑的大力，

來擾動人們的血液；我祇是直截的說下去；

我祇把你們已經知道的事告訴你們

我祇把可愛的該撒的刀傷指給你們。

這些都是可憐又可憐的不能說話的口。

我令它們代我發言；但是倘若我是布魯特斯，

而布魯特斯是安東尼，那麼恐怕那一位安東尼

就要吹纒起你們的精神，在該撒的每一道傷口中都安放下一條長舌，它們都會感動。

羅馬的頑石奮起而暴動。

市民全體：我們要暴動。

市民 1：我們要放把火燒了布魯特斯的房子。

市民 3：走啊！去搜索那些謀叛的好賊。

安：然而，聽我的話，國人們哪，聽我說。

市民全體：肅靜，喂，聽安東尼，至高無上的安東尼。

安：怎麼，朋友們，你們要去做你們所不知的事，

該撒在那裏值得你們這般愛戴？

唉，你們還不知道——現在我必得告知你們，——
你們都已忘了我說的那遺囑。

市民全體：真對，——那遺囑，——我們站一會聽那遺囑。
安：這裏是他的遺言，蓋着該撒的印信。

他給每一個羅馬市民

他給每一個人七十五個「特拉瑪」

市民2：至高無上的該撒！——我們要爲他復仇。

市民3：啊！皇帝般的該撒！

安：請忍耐的聽我言。

市民全體：肅靜，喂！

安：更且，他留下來給你們他一切的道路，

他私人的園亭，與新植的果園

在狄伯爾河的這岸；他將這一切留給你們，

留給你們的子孫以迄永久，——普遍的享受

你們緩步出去，休息身心，

這裏才是該撒！什麼時候再能得第二個？

市民 1：永遠不能了，永遠不能了！——走啊，走啊！
我們將他的屍身在聖處所焚化，

然後用燃着的木材燒毀叛徒們的住宅。

抬起屍身來。

市民 2：去，取火去。

市民 3：把板櫈拆了。

市民 4：拆了板櫈，窗櫺，無論什麼。

（市民全體擡屍首下）

安：現在，撒開手去吧！災殃啊，你已然起步來了，
你喜歡走那條路便走那條路吧！

(一僕役上)

怎麼樣，人哪？

僕：大人，奧達衛已然來到羅馬。

安：他在那兒？

僕：他與雷彼得同在該撒的家裏。

安：我就去那裏訪他，

他來得正好。時運是順利的，

照這樣，我們都可以如願以償。

僕：我聽他說，布魯特斯與加修斯，

都與瘋子一般的逃出了羅馬城門。

安：也許他們知道了我把人們

如何的煽動了。引，我去見奧達衛。

(同下)

第三景——羅馬。一條大街上。

走上詩人心納

心納：昨夜我作了一個怪夢，夢見與該撒同食，

有不吉的事件緊壓着我的夢境。

我不打算在今天走出門來，

可是有點東西又把我引出來了。

(市民許多上)

市民 1：你叫什麼名字？

市民 2：你往那兒去？

市民 3：你家住在何處？

市民 4： 你結婚了還是個獨身漢？

市民 2： 回答我們每個的話，直截的。

市民 1： 唉，還要簡短的。

市民 4： 唉，還要聰明的。

市民 3： 唉，還要誠實的，你的最好的，

心納： 我叫什麼名字？ 我往那兒去？ 我家住在那兒？ 我結婚了還是個獨身漢？ 還要

回答每人的問話，直截的，簡短的，聰明的，還要誠實的。——聰明的，我說我是個獨身漢。

市民 2： 這就等於說娶妻的都是傻瓜了；你得吃我一記耳光，我看。 往下說；直截的。

心納： 直截的我是到該撒的葬禮去。

市民 1： 是一個朋友還是個敵人？

心納： 是一個朋友。

市民 2： 好，這件事回答得直截。

市民 4： 你的住處——簡短的。

心納： 簡短的說，我住在大廟附近。

市民 3： 你的名字，先生，誠實的。

心納： 誠實的，我的名字叫心納。

市民 1： 把他扯碎了。他是一個叛徒。

心納： 我是詩人心納，我是詩人納心。

市民 4： 扯碎他，爲了他的壞詩句，撕了他，爲了他的臭詩句。

心納： 我不是心納那叛徒。

市民 4： 那沒有干係，他的名字是心納，把他的名字從心裏攆出去，攆他走。

市民 3： 作弄他，作賤他！走啊，火把，啊！把火啊！到布魯特斯的家去，到加修斯的家去，把它

們都燒了，去幾個人到達修斯的家去，幾個到加斯加的家去，幾個到利加利斯的家去，把它

快去！

(全下)

第四幕

第一景 羅馬。在安東尼家裏的一間室內。

(安東尼，奧達衛，與雷彼得圍桌而坐)

那麼這許多都得死，他們的名字選定了。

你的兄弟也得死；你答應嗎，雷彼得？

我答應。

把他記下來，安東尼。

可是卻有條件，你姊姊的兒子

巴布利阿斯亦不當活，馬可安東尼。

他不當活；你看，我劃一點，把他判死，

雷彼得，你去到該撒的房裏；

把他的遺囑拿到這裏來，我們可以決定如何來減少一些遺產的浪費。

雷，那麼；我再來這裏見你們嗎？

奧，或在這裏，或在大廟。

(雷彼得下)

安：這是一個稍微不大夠格的人，

祇適於打發出去幹一點差使，

把天下三分了，他也佔據一份，

可恰當嗎？

奧：你竟這般以爲他；

而你在我們決定把誰處死，把誰

流放的時候卻又聽取他的意見。

安：
奧達衛，我的經歷比你的多，

我們雖然把那些榮譽加給這個人，

來減輕我們的各種疚心的重負，

而他負起它們來卻祇能似驢之負金，

在重負之下呻吟，汗出如瀋，

一任我們的軀使走向任何的方向，

等他如我們所願的將財室駝到了目的地。

我們就取下他的擔子把他攆出去，

似一頭空身的驢子搖搖他的耳朵

注視着荒草地。

奧：
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但是他乃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勇敢兵士，

安：我的馬也是如此，奧達衛爲了這個，

我才指給他儲米的糧庫：

因爲它是一個動物，我才教它戰鬥，

教它轉彎，站住還是直跑上前去——

它的肉體行動供我精神的驅使，

在某一些程度上，雷彼得也祇不過如此；

他必得受教導，受訓練，受命令前進；——

他是個精神空虛的人，他的食糧，祇是

粗劣下賤的手藝與模擬，

別人已經用得陳腐拋棄了不用的

他得到了卻是時髦的式樣：不必討論他，

祇須把他當做一件東西。現在啊！奧達衛，

請注意聽大事，——布魯特斯與加修斯

正在徵收實力：我們也得趕召起一支大軍

所以把我們的聯盟趕快結合起來吧，

結合起來我們的至友，伸張我們的手腕，

我們立刻去集齊會議

祕密的事如何始可以最善的方式使之現露

把明顯的危機最妥當的應付。

奧：我們就這般做吧！我們就好比是被栓在柱子上

四週有無數的敵人向我們狂吠，

我恐怕那些面掛笑容的人們，心裏

正有萬千的毒惡。

(全下)

第二景——布魯特斯的軍帳前，在沙地士附近的軍營裏。

鼓響。走上布魯特斯、路細勒斯、路修斯與許多兵士；地蒂諾斯與平達魯斯自面前迎來。

布： 停止，喂！

路細勒斯， 傳下令去呀，停住。

布： 現在怎樣，路細勒斯！加修斯來近了嗎？

路細勒斯， 他已到了附近；平達魯斯來了。

代他的主人向你問候。

(平達魯斯遞給布魯特斯一信。)

布： 他問我好。——你的主人，平達魯斯，

是他自己的改變，也許是他不爭氣的下屬？

很使我有些理由來希望做成了的事情

還不如不做但是他如果就在左近

我必須得一個滿意的答覆。

平，
我不懷疑，

我高尚的主人一定會如他平常一樣，

明敏而可敬。

布： 他是不被懷疑的。—— 一句話，路細勒斯；

讓我確知他是怎樣的接待你。

路： 他有足夠的禮貌與恭敬。

但是卻沒有了那熟稔的表示，

也沒有那種隨便的與朋友似的談論，

像他在從前對我們那樣。

布：

你是在描繪

一位親熱的朋友逐漸冷了；你永遠當注意，路細勒斯，當愛心開始冷淡，枯萎與衰退的時候，

它是用一種勉強的禮貌的。

在坦白與率真的相信中沒有騷揉造做：

但是心虛的人們，卻像是勒緊的狂馬一般，

盡是勇敢的表示，表示它的氣質如何雄厚

祇要它嘗到了一下濺血的靴輪

他們的胸脯便立刻塌落了，如同假的玉石一般，

一經試驗便沈下去了。他的軍隊也來了？

路：

他們打算今夜駐紮在沙地土。

幕 四 第

而其大部是隨着加修斯來的，
其中全都是騎兵。

(臺後步伐聲)

布：聽，他到了！

輕步的前進去迎接他們。

(加修斯與衆兵士上)

加修斯：站住，喂！

布，站住，喂！傳下令去。

臺後，站住！

臺後，站住！

臺後，站住！

加修斯：最高貴的老兄，你對不起我了。

布，明察我呀！天上的神明！我對不起敵人嗎？

如果不然，我怎樣會對不起我的兄弟呢？

加修斯，布魯特斯，你的這種鎮靜隱藏起來了你的疚慚，

而當你做的時候——

布：
加修斯，你滿意吧；

你輕輕的敘述你的委曲——我很知道你——

在我們全部的兵士面前，

他們應該祇見我們相愛，

我們不要爭吵；令他們開走；

然後再到我的軍帳裏來，加修斯，擴大你的痛楚吧，

我一定肯細心靜聽。

加修斯，
平達魯斯，

命我們的將官帶領他們的部下，

離開這裏到稍遠的去處。

布：

路細勒斯，你也去這般做；不要令一個人

走近我們的蓬帳，一直待我們的會議終了。

路細勒斯，與地蒂諾斯守門。

(同下)

第三景——在布魯特斯的帳中。

(布魯特斯與加修斯上)

加修斯：你對不起我，這件事便足爲證，

你會把路修斯派拉，定罪，羞辱他，

因爲他收受這裏沙地士人的賄賂，

而我的來信爲他求情因爲

我知道這個人，你卻置諸不理。

布：這樣的事還要深信，是你對不起你自己。

加修斯：在像這樣的一個時候，很不宜於

每一件吹求的小過錯都得苛責。

布，讓我告訴你，加修斯，你自己的

這隻癢得難熬的手掌，也該有重罪

你爲了金銀便賞官爵給那些不夠身份的人。

加修斯：我的一隻癢得難熬的手掌！

你該知道你乃是布魯特斯來說這樣話，

否者，老天在上，這句話便是他的最後一言。

布，有加修斯的大名推崇這樣的腐敗，

所以刑罰才縮起頭來不出面了。

加修斯：刑罰！

布：記住三月，記住那三月十五日！

偉大的該撒不也爲了公道而流血嗎？

如果不是爲了公道，那一個

刺他的惡棍敢動他的秋毫？怎麼，

我們刺殺了世界上的第一位人物

僅爲了他維護掠劫，我們之中的人，現在

竟也似這樣卑污的賄賂來沾染我們的手指嗎？

祇是爲了這樣一把抓得住的廢物

把我們的榮譽都大片大片的賣卻？

我寧願做一隻惡犬向月亮狂吠，

亦不願爲這樣的一個羅馬人。

加修斯：

布魯特斯你不要向我狂吠，——

我是不肯忍受的；你忘了你是誰，——

把我拖進去；我是一個軍人，我的

經驗比你多，我也比你更能夠，

製造環境。

布，—— 你去；你不能，加修斯。

加修斯： 我能。

布， 我說你不能。

加修斯， 不要再進逼我，我會忘了我自己；——

你當心自己的安全，不要再引逗我。

布， 你走！悔慢的人！

加修斯，可能的嗎？

布，聽我講，因為我要講話。

我可必得容忍與讓步，你的無禮的暴怒！
我可能因為一個瘋人的睜目而畏懼嗎？

加修斯，啊，你們神明，你們神明！我可能都忍受這一切嗎？

布，這一切！嘿，還有呢，去惱怒吧，直待你的高傲的心氣碎了！

去，令你的奴隸們看看，你是何等的暴燥，

去，令你的僕役們震慄吧，我可必得退讓！

我可必須研究你？我可必須置身與蹲伏

在你的暴燥的性情之下？諸神在上，

你必得去細味你膽囊的苦液。

它雖然氣炸你；因為自今日以後

我將玩弄你爲我取樂，唉，不止此，還要爲我的笑料。
祇要你再也不馴服。

加修斯，
竟至如此嗎？

布，
你說你是個較好的軍人，

令它顯一下身手；把你的誇口化成真實，

我將非常的喜歡，至於我個人這方面，

我很高興領略比我更能幹的人物。

加修斯，
你什麼都委屈我；你委屈了我，布魯特斯；

我說我祇是個更老練的軍人，不是更好的；

我可是說更好的？

布，
你就是說，我也不在乎。

加修斯，
當該撒的生時，他亦不敢這般激動我。

布，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你也不敢這般激怒他。

加修斯，我不敢！

布，不敢。

加修斯，什麼，不敢激怒他！

布，你一輩子也不敢。

加修斯，你不要太倚仗我的愛心；

我也許會幹出使我後悔的事來。

布，你已然幹了你必得後悔的事了。

加修斯，你的威嚇裏已經沒有了恐懼；

因為我的誠實把我防護得如此堅密。

它們吹過我的身邊，祇不過是懶洋洋的燠風，

我完全不理會。我向你求索。

一些金錢，而你拒絕我；——

因為我不能用不正當的方法斂錢；

老天在上，我寧願將我的心鑄成錢幣，

將我的鮮血滴化成「特拉瑪，」我亦不願

用其它卑鄙的方法自農民困苦的手中

攫出犯罪的廢物，——我向你求討，

一筆銀錢去分給我的軍士，

而你拒絕我。這事幹的可像是加修斯？

我可能對待加烏加修斯如此？

如果馬可布魯特斯變成了如此的貪婪

竟將無賴的金銀鎖起來哄騙他的好友，

請準備吧，神明，準備你們的雷鳴。

把他擊個粉碎！

加修斯，
我沒有拒絕你。

布，
你拒絕了。

加修斯，
我沒有，把我的回信轉給你的

那人是一個渾蛋。布魯特斯撕碎我的心了：

一個人當容納他朋友的缺點，

而布魯特斯卻把我的缺點誇張得比事實還大。

布，
我並沒有，而你現在卻要把它們到我的身上來應用。

加修斯，
你不愛我。

布，
我不喜歡你的過錯。

加修斯，
一個朋友的眼睛永遠不能看見這樣過錯。

布
乃是諂媚者不肯看，雖然它們出現

與奧林配斯山峯一般高大。

加修斯，來吧，安東尼，年輕的奧達衛，來吧！

你們都來向孤獨的加修斯報復吧，

加修斯已然厭倦了這世界；

他所愛的一個人也恨他了：愛他長兄的攻訐；

受管束有如一個奴僕；他的一切錯過都受了研究

載在筆記簿上，記熟了，背誦出來，

撒在我的面前。啊我都能把我的靈魂

從我的隻眼裏哭出來——這裏是我的匕首

這裏是我的祖胸；裏邊是一顆心

比布勒特斯的蘊藏更爲豐富，比金銀更爲貴重。

如果你是個羅馬人，你把它攙出來；

我拒絕了你的金錢，我決定給你我的心，
戮透我吧，像你刺該撒那樣，因為我知道
即使在你恨他最甚的時候，你都愛他，比
你向來愛加修斯更甚。

布
收回你的匕首：

你什麼時候願意都可以發怒，可是必得有限制；

你愛做什麼儘管做，我都把你的壞處當做你一時的短處，

啊，加修斯，你是與一隻綿羊同軌，

它負載憤怒有如火石之負火一樣；

如果你把它逼得過甚，它便暴出一些迅速的火花

但立刻又歸冷靜。

加，
當悲痛與壞脾氣的血流

煩腦着他時，加修斯的生存可祇是爲了他的布魯特斯的歡愉與嘲笑嗎？

布 我說那句話的時候我也是發了壞脾氣。
加， 你竟如許的認錯嗎？ 遞給我你的手。

布 我的心也遞給你了。

啊，布魯特斯，

什麼事？

加 我的母親所遺傳給我的魯莽的性情
使我忘懷了一切的時

你竟沒有足多的愛心來容忍我嗎？

布 是的，加修斯：自今以後

如果你對於你的布魯特斯再是太懇摯了

他就會想到你母親的潑辣，而任你自去了。

（臺後嘈雜，吵鬧聲）

詩人（幕後）讓我進去見將軍們！

他們兩人爭吵起來了；

令他們獨自在一起很不妥當。

路（幕後）你不能到他們面前去。

詩人（幕後）除去死以外，什麼也不能攔阻我。

（詩人走上，後隨着路細勒斯與地蒂諾斯。）

加，喂，喂！是怎麼一回事？

詩人，好不知恥呀！你們這些主將！你們打算幹什麼？

像你們這樣兩個人應該相愛與做朋友才是

因為我知道我比你們經歷過更多的年月。

加，哈哈！這一個書呆子的詩作得多麼壞！

布 你快給我滾開，老先生！魯莽的傢伙走開！

加，不要理睬他，布魯特斯！他就是這樣。

布 如果他明白他的時候，我才肯明白他的行性，

戰爭與這些唸詩的渾帳有什麼干係？

朋友！走吧！

加，走開，走開，快滾吧！

（詩人下）

布 路細勒斯，地蒂諾斯傳令給各路指揮。

準備令他們的部下過夜。

加，你們再回來，立刻將麥沙拉

帶到我們的面前。

(路細勒斯及地蒂諾斯同下)

路修斯來一碗酒!

我本來未想到你竟會這般發怒。

啊，加修斯，我的心中痛苦重重啊!

加，布，加，布
如果你受不住偶然的逆運

你是全沒有用你的思索。

布 沒有人再比我能肩負痛苦了——鮑蒂霞死了。

加，布
啊！鮑蒂霞!

她死了。

加，布
我的性命多麼危險，在這時候激怒你——

啊，不能支持的心上的損失——

是什麼病症?

布 是擔憂我的逃亡，

並且憂慮年輕的奧達衛及馬可安東尼。

他們變得如此的強盛，因為那一個消息之來，她死了；——聽見這個消息她就衷心煩擾，

當她的僕役們不在身邊，她就吞了旺火。

加， 就這般死了？

布 唉，就如此。

加， 啊，你們不朽的神明啊。

（路修斯持酒與燭臺上）

布 不要再談她。——給我一杯酒。——

在這杯酒裏，我便埋棄了一切的殘酷，加修斯。

（飲盡）

加，我的心也渴望着那高貴的金杯，

斟啊，路修斯，將酒斟滿，令它溢流出杯緣；

我不能爲了布魯特斯的愛，飲得過多。

（飲盡）

布 進來，地蒂諾斯！

（地蒂諾斯上，後隨麥沙拉）

歡迎哪，善良的麥沙拉！

來，我們大家來緊圍着這燭臺坐下，

我們來細談我們所必需走的途徑。

鮑蒂霞啊，你竟自去了嗎？

布，加，不要再說了，我求你，——

麥沙拉我這裏接到了許多封密信，

都說年輕的奧達衛與馬可安東尼，

領着大軍奔向我們來了，

他們的途程，現在正向着非力比。

麥，我也接到了信這般說。

布 還有什麼別的？

麥，還說褫奪了許多人的法權，並且造了

一張叛徒的名冊，奧達衛，安東尼，奧雷彼得，

將差不多一百位元首處了死刑。

布 這一點，我們的信件不大相合：

我的祇說有七十位元首因了他們的

決定被處死刑，西塞羅亦是其中的一個。

加，西塞羅是一個！

麥，
西塞羅死了，

因為那一個褫奪法權的命令——

你接到你夫人的信了嗎，我的大人？

布，
沒有，麥沙拉。

麥，
在你的信裏也沒有寫到她嗎？

布，
沒有寫什麼，麥沙拉。

麥，
這，我想，有點兒希奇。

布，
你爲什麼要問？在你的信裏聽說了什麼嗎？

麥，
沒有什麼，我的大人。

布，
現在，你是個羅馬人，你得告訴我實話。

麥，
那麼，像一個羅馬人之對於真實，我說了；

她實在死了，死狀很是奇特，

布 怎麼，再見了，鮑蒂霞。——我們都必得死，麥沙拉：

當我沈思到她也必得有一次死的時候，

我也有決心來承當它了。

麥， 即使是這般偉大的人物也要承當巨大的損失啊。

加， 我的理論也與你的有一樣多少，

然而我的本質卻不能使我這般承受。

布 很好，還是來談我們活人的工作吧。你以為怎樣。

立刻拔隊開向非力比

加 我以為不好，

你的理由？

加， 布 是這樣：

令敵人去搜索我們比較好些，

因爲那樣他將耗費財力，使他的將士們疲憊，

不利於他們自己，而我們卻以逸待勞。

充滿了精力防守的能力及敏捷。

布 好的理由當然一定得讓給更好的。

非力比的人民與這裏的百姓

祇不過是維繫着一種強制的友情；

因爲他們會抱怨過我們的徵收，

我們的敵人從他們的身邊走過

他們會使他們的數目更爲增加，

令他們更有生氣，得了新助力更有勇氣，

如果我們在非力比那裏與他們對陣

有這些人民爲我們的後盾，

我們就可以剪除他們的這種優勢。

[加，聽我講，好的長兄。

[布 請你原諒。——並且你還得注意，

我們已然嘗試了我們朋友的最高能力

我們的隊伍已經是將滿而溢了，我們的時機已然成熟：

我們的敵人每日加增；

我們既已在最高點，卻即將傾圮了。

在人事的當中也有一種汐潮，

如果是乘它上漲，萬事便都順利；

不然，他們的生命中之一切航程

都將陷於淺灘與悲慘的運命。

我們現在即是漂浮在這樣的一片滿海上

我們必得乘它有利的時候捉住那潮流，

否者我們的事業就要失敗了。

加，
那麼，悉依你意；

我們就分別前進，在非力比與他們相會。

布，
深深的夜色已經來掩蔽我們的談話了，

大自然也必得服從需要。

我們且作一點休息，

沒有什麼話再說嗎？

加，
沒有了。晚安：

明天我們早早的起來出發。

布
路修斯，我的睡衣。

（路修斯下）

再見啊，麥沙拉！

晚安，地蒂諾斯；——高尙的，高尙的加修斯；

晚安哪，好好的休息。

加，
啊，我親愛的長兄！

這乃是一個黑夜的不吉利的開始，

我覺得從來在我們的靈魂間沒有這樣的分野！

請不要令它如此，布魯特斯。

布，
各事都很順利。

加，
晚安哪，我的大人。

布，
晚安啊，好兄弟。

地與麥（同聲）
晚安哪，布魯特斯大人。

布，
每人都再會啊。

（加修斯，地蒂諾斯與麥沙拉同下）

(路修斯攜睡衣上)

給我睡衣。你的樂器在那裏？

路，在這邊帳篷裏。

布 怎麼，你說話似懶倦了！

可憐的忠實人，我不責備你，你看守的時間過多了。

叫克勞地阿斯與幾個別的人來；

我可以令他們睡在我帳中的軟墊上。

路，瓦羅，克勞地阿斯！

(瓦羅與克勞地阿斯上)

瓦 我的大人叫喚嗎？

布 我請你們，諸位，在我的帳中過夜；

也許我等一些時會喚你們起來。

到我兄弟加修斯那邊有點事。

瓦，如果你歡喜，我們就立在這裏守夜，聽你吩咐。

布 我不願意如此，睡下吧，諸位；

也許我會想點別的事——

看哪，路修斯，我找了那樣久的書，原來在這裏；

我把它放在睡衣的口袋裏了。

（瓦羅與克勞地阿斯躺下）

路，我的確，記得你大人沒有把它交給我。

布 容忍我，好人，我現在太恍惚了。

你可還能將你沈重的眼皮支撐一會。

爲我在琴弦上撥一兩曲嗎？

路，是的，我的大人，如果它能使你喜歡。

布 是的，我的人：

我麻煩你太多了，但是你卻願意。

路， 這是我的責任，先生。

布， 我不願強迫你的責任超過你的能力；

我知道年輕的人們都要尋覓一個時候休息。

路， 我已然睡過了，我的大人。

布 那是好的；但你無妨再睡些；

我不會耽擱你很久；如果我還能活下去，

我將來會給你好處。（音樂起，一歌曲）

這乃是一首瞞人的調子，——啊！害人的睡眠，

你將你的沈重的鉛錘放在我那奏樂的

孩子的眼皮上了嗎？——馴良的人哪，晚安吧；

我決不會驚動你，把你喚醒，

如果你的頭一動，你就會弄斷絃的；

讓我把它拿開，好孩子，晚安吧。

等一等，我看看，唔——書頁翻亂了。

我上次讀到那兒？這兒吧，我想是。

(坐下)

(該撒的幽靈上)

這蠟燭的光焰為何晃盪！——哈，誰來到這兒？

我想這也許是我的目光弱了，

才形出了這一個巨大的鬼影，

它向我撲來。——你可是個東西？

你是那一界神仙，那一位天使，還是個妖魔，

你使我的熱血變冷，使我的毛髮豎立？
告訴我，你是個什麼？

鬼 我是你的凶神，布魯特斯。

你爲何到這兒來？

鬼，布 我來告訴你，你將與我相見於非力比。

布 好；

那麼我將又見到你了！

鬼， 唉，在非力比。

布， 怎麼，我將見你於非力比。

(鬼下)

現在我看出來你是隱沒了：
凶神啊，我要與你多談些話。

孩子，路修斯！——瓦羅，克勞地阿斯！——諸位，醒醒！——克勞地阿斯！

路，我的大人，這些弦音錯了。

布 他想他還在奏樂呢。——

路修斯醒過來！

路，我的老爺！

布 你可是做夢了，你這般喊出聲來？

路，我的大人，我不知道，我喊出什麼聲來。

布 是的，你喊出聲了，你可看見了什麼沒有？

路，什麼也沒有，我的大人。

布 再睡去，路修斯。——老先生，克勞地阿斯！——人哪！你醒醒！

瓦 我的大人？

克 我的大人？

布，諸位，你們睡夢爲什麼這般大聲喊？

瓦與克，我們喊了嗎，我的大人？

布，唉，是的，你們看見了什麼？

瓦，沒有，我的大人，我沒看見什麼。

克，我也沒有，我的大人。

布，去將我的話傳給我的兄弟加修斯。

令他將人馬及時先發。

我們隨後即來。

瓦與克，遵命辦理，我的大人。

(全下)

第五幕

第一景——非力比平原

奧達衛，安東尼與其部下同上。

奧，現在，安東尼我們的希望實現了。

你說我們的敵人不肯下來，

祇是在深山裏盤踞，緊守着高地；

而現在看起來並不如此；戰事即將發生了，

他們不待我們先來向他們進攻，

就打算在這非力比地方驚動我們。

安 不用說了，我知道他們的心事，我知道

他們爲什麼這般行事：他們本來可以

到別的地方去；但是他們現在下來；

卻懷着戰驚的膽量，他們期望在這一點上

威脅我們，以爲他們是有勇氣的；

但是事實卻不如此。

（一探報上）

探，請準備啊，將軍們，

敵人們已經耀武揚威的列着陣來了。

他們的戰爭之血旗已經飄揚，

立刻就得行動了。

安 奧達衛領你的部下，較快的前進。

沿着這一片平原的左方。

奧 我要去右方；你到左邊去吧。

安 你爲何拂逆我，在這樣緊急的時候？

奧 我不是拂逆你，是我要這般做。

（鼓號聲。布魯特斯，加修斯，及其部下同上；後隨着路細勒斯，地蒂諾斯，麥沙

拉與其它人等。）

布 他們紮住了陣腳，像是要講話。

加 紮住了，地蒂諾斯；我們得先出去講話。

奧 馬可安東尼，我們可要先發戰爭的號令嗎？

安 不必，該撒，我們等他們發動之後再還擊。

向前去；主將們有話要說。

奧 不要動，除非聽到號令。

布 先禮後兵；這話對嗎，國人們？

奧，可是卻並不是我們更愛講禮，像你那樣。

布 好話總比歹打是要高明的，奧達衛。

安，可是你卻說了好話來掩飾你的歹打，布魯特斯：

有事實爲證，你在該撒的心上刺了洞，

你卻喊道：「萬歲啊贊美啊，該撒！」

加，安東尼，

你打擊的姿勢還未顯露呢？

但是你的言語，卻搶掠了希布拉地方的蜜蜂，

把他們的蜂蜜盜盡了。

可是蜂刺卻沒有盡呢。

布，安，啊，是的，可是聲音卻也盡了，

因爲你把它們的嗡嗡也偷來了，安東尼，

並且在你刺人之先你也很會威嚇。

安，惡棍哪，你們把萬惡的刀劍，

向該撒的身上亂砍時，本不如此阿：

你們張牙舞爪有如猩猩，搖尾乞憐又似獵狗，

你們躬身與奴僕無異，俯在地上吻該撒的雙足；

而同時那混帳的加斯加卻又像一頭惡犬在後

一刀斫在該撒的脖子上。啊，你們這一羣無恥之徒！

加，無恥之徒！——現在，布魯特斯，認你自己的錯吧。

倘若加修斯掌權做了主，

今天他這一條舌頭就不會如此放肆了。

奧，來吧！來吧，公道：如果辯論也能使我們出汗，

那麼它的證明，便會流更紅的血了。

看哪，——

我拔出一把長刀來指向叛徒們：

你們可知道這一把劍什麼時候才肯收起？——

嘿，不待該撒的三十三道創傷完全得了報復，

它永不回鞘啊；否者，便是另一位該撒

又歸入了叛徒的刀下冤魂的數目。

布，該撒，你不會死在叛徒的手裏，

除非你身上的那一隻便是叛徒的手。

奧，我也這般盼望；

我天生就不是死在布魯特斯刀上的。

布，唔，如果你真是你們家的名門貴嗣，

年青人啊！你不能死得更榮譽了。

加，一個乖戾的小學生，一個假面具的小丑。

與一個作樂的醉鬼在一起嗎？他們不配這個榮譽，

還是老加修斯！

奧，安，

來，安東尼。走開！

我們挑戰了，叛徒們，我們當頭侮辱你們。

如果你們今天敢打；到這一片平原上來；

如果不然，聽你們那天高興吧。

（奧達衛，安東尼與其部隊同下。）

加，怎麼哪，現在，大風你吹吧，駭浪你激盪，朽木你浮沈吧！

暴風雨已然起來了，一切都在關頭上。

布，喂，路細勒斯！聽我說還有一點話。

路，我的大人。

(布魯特斯與路細勒斯旁私語)

麥沙拉，

我的將軍你說什麼？

加，麥，加，

麥沙拉，

今天是我的生日，加修斯當年出世，

就在這一天裏。伸給我你的手，麥沙拉。

請你做我的證人，我的志願本不如此，

像彭貝當年那樣，我是被逼如此，

不得不將一切的自由孤注在這一戰。

你知道我堅決的信仰愛皮鳩魯斯的，

我信仰他的主張，而現在我的意念變了，

我一部份相信了預言，與預兆吉凶的事件。

我從沙地土來的時候，有兩隻巨力的蒼鷹，落在我們先鋒的大旗上；它們在那裏棲止，飽食，撲攫我們兵士們手裏的食物，

它們一直隨我們到了這兒非力比。

今天早晨我看見它們飛走不見了。

在它們的後面有一羣烏鴉，黑鳥，還有天鷲，

一齊飛過我們的頭上，它們向下注目，望着我們，

好像我們已經是病死的食物；它們的影子，

很像是一幅最不吉的天幕。而我們的隊伍

就駐在它們的底下，似乎等待把鬼魂交付給它們。

不要相信這個。

加，麥，

我僅相信一部份；

因爲我現在精神飽滿；我已決意

堅決的應付一切危難。

布，
還更甚，路細勒斯。

加，
現在哪，最高貴的布魯特斯，

今天的天時對我們甚爲有利，我們這些

和平的愛好者，可以在今天創造歷史！

但是既然人事仍然不能確定

我們可以先來推測最壞的結局如何。

如果我們喪失了這一場鬪爭，那麼這便是

我們還能在一起交談的最後一次機會。

那麼你決意做什麼呢？

布
甚至根據那一種哲學的原理，

我用以責備加多的，因為他給他自己以死亡。——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但是我總認爲擔憂未來的事情

妨害目前的時間與生命實在是

怯懦而無聊——我把自已武裝着忍耐，

一心等待天上掌管着我們下界的

神明的安排。

加，然而倘若我們這一戰敗了。

你可願意在他們凱旋的隊伍裏被牽引着，

走過羅馬的街頭嗎？

布 不能，加修斯，你這高尚的羅馬人

不要想像布魯特斯也會被縛綁着走進羅馬。

他的心胸太大了。在今天

必須結束了三月十五日所引起的疊端；

我們是否還能相會我也不知道。

那麼我們就說一句永久的再會吧；

永遠的，永遠的，再見吧，加修斯！

如果我們真個再見，那麼，我們就微笑吧，

倘若不然，那麼，這別離也很好啊。

[加，永遠的，永遠的，再會吧，布魯特斯；

倘若我們真個再會，我們當然要笑的，

如果不然，那麼的確，這離別也很不錯。

[布 那麼好吧，領向前去。——啊，但願一個人

亦能預知他事業結果的來臨，

但是這日子是終將結束的也就夠了。

那麼其結果當然是可以知道的。——來啊！喂，走啊。

(全下)

第二景——非力比的平原。戰場上。

喊殺聲。
布魯特斯與麥沙拉上。

布，
騎馬快去，快去，麥沙拉，快跑。把這幾道命令
交給那邊的部隊。

(喊殺震天)

令他們立刻前進；因為我看見

奧達衛那翼甚為冷寂，

忽然的突擊便可將他們擊潰

騎馬快去，快去，麥沙拉，令他們都衝下來。

(全下)

第三景——非力比平原，戰場之另一端。

(喊殺聲，加修斯與地蒂諾斯上)

加，
啊，你看，地蒂諾斯，你看那些奸賊在飛奔！

我把敵人都趕向我這邊來了；

我的那一面大旗怎麼向後轉了；

我去殺了那懦夫，把他手上的大旗搶了過來。

地，
啊加修斯，布魯特斯發令過早；

他行事又太倉皇，這一點實在

幫了奧達衛的大忙，他的兵士祇顧搶掠；

而我們卻被安東尼四面包圍了。

(平達魯斯上)

平，快往遠處逃，我的主人，快向遠處逃；

馬可安東尼已經到了你的帳幕中了，我的大人！

快跑吧，高尙的加修斯！快向別處逃跑。

加，這座小山頭也就夠遠的了。——看哪，看哪，地蒂諾斯；

那裏起火的地方，可就是我的營盤嗎？

地，是的，我的大人。

加，地蒂諾斯，倘若你愛我，

請騎上你的駿馬，將你的靴輪緊刺在它的肉裏，

鞭打它馭你到那邊的軍隊裏去，

然後再回來，確實的告訴我。

那邊的隊伍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敵人？
地，
| 遵命，一瞬間我就可以回來。

(下)

| 加，
去，平達魯斯，去，奔上那座高山；

我的目光總是這般昏暗，你去注意地蒂諾斯，
請告訴我平原上有些什麼？——

(平達魯斯下)

我當年在今天第一次呼吸時間又來復了，
在我開始有生命的日子裏，我又將把它結束；
我的生命的航程已盡了。——喂，有什麼事？

| 加，| 平，
（在上）啊，我的主人！
有什麼事嗎？

平，地蒂諾斯的四週都圍來了騎兵，

他們奮力的打馬向着他趕來；——

但是他還奮力的前進。——現在他們差不多已經追及他了；——

現在，地蒂諾斯！——現在有幾個人下了馬！——啊，他也下來了；——

他被捕擄了；——啊，你聽，他們的歡呼，

（歡呼）

加，下來，不要再瞭望了。

啊，我是一個何等的懦夫，我活得這般久，

看見我的至好朋友，在我的面前被俘。

（平達魯斯上）

到這兒來，朋友，

我在巴夏地方收你做僕人；

那時我令你起誓，我答應饒了你的性命，

但是無論我命令你做什麼

你都當不顧一切。現在來吧，遵守你的誓言！

現在去爲一個自由之民吧！你把這柄

刺透了該撒臟腑的寶劍，拿去先來刮開這一付心胸吧。

不要呆立着，尋話答我：你在這崗上站住，

待我把面部如這樣蒙起，

你就看準寶刀。——該撒，你的大仇已報了；

竟還是那一柄殺你的寶刀。（死去）

平 現在，我竟自由了；但是倘我堅持自己的心願

我卻但願不是如此。啊加修斯！

平 達魯斯即將遠走高飛了，

沒一個羅馬人能再見他，（下）

（地蒂諾斯與麥沙拉上）

麥，這祇不過是交換，地蒂諾斯奧達衛被高貴的布魯特斯的兵力所擊敗

而加修斯的隊伍卻被安東尼的擊潰了。

地，這個消息會深深的安慰加修斯。

麥，你在那裏離開他的？

地，在這山上，

他與他的僕人平達魯斯同在這裏焦灼萬狀。

麥，那不是他嗎，倒在地上？

地，他躺在那兒像是死了，啊，我的心哪！

麥，這不是他吧？

地，不是他，麥沙拉，

加修斯完了。——啊，你落日啊，

像你在今晚於紅光中下沈一樣，

加修斯的年月也沈沒在赤紅的血泊裏了，——

羅馬的太陽沈沒了！我們的年月也逝去了；

烏雲潮露與危險都一齊襲來吧；我們的事業已經完了！

他乃是不相信我會成功，才幹了這事。

麥，是他不相信會有美滿的成功才幹了這事。

啊，可恨的錯誤，你這憂鬱的兒子，

你爲何將事實的反面顯露給

人類脆弱易感的頭腦？啊，錯誤，你孕育得好快，

你從來不出生而爲一個快樂的嬰兒，

祇是將生你的母體害死！

地 什麼，平達魯斯！你在那兒平達魯斯？

麥 你去找他，地蒂諾斯：我現在去

謁見高貴的布魯特斯，把這件報告

投入他的雙耳，我該說，投入它；

因為布魯特斯聽到這個消息

正不啻他聽到鋒利的鋼刀

與塗滿了毒汁的羽箭啊。

地，
你快去，麥沙拉。

(麥沙拉下)

我暫時去四面尋找平達魯斯一遭

你爲何打發我前去，勇敢的加修斯？

我可是沒有見到你的朋友？可是他們

沒有將勝利的花環放在我的額前，

令我轉呈給你？你可是沒有聽見他們的歡呼？

唉！你把各事都誤會了。

但是，你拿住，把這花環放在你的額前；

你的布魯特斯命令我給你，我一定要

按他的吩咐行事。——布魯特斯！你來啊，

你看我怎樣報答加烏加修斯——

請你們允准，神明哪——這乃是一個羅馬人的職分。

來吧，加修斯的利刃，你去搜尋地帶諾斯的心。（亦死）

（吶喝聲。麥沙拉，布魯特斯，年青的加多，斯特拉多，伏崙納斯，與路細勒斯上）

布，在那裏，那裏，麥沙拉，他的屍首倒在那裏？

麥，你看那邊，地蒂諾斯正在哀悼他。

布 地蒂諾斯的臉朝上。

加多 他也被殺了。

布，啊，尤里斯該撒，你還是有大力的！

你的魂靈浮盪而出遊，將我們的鋼刀

都轉向我們自己的腹臟。

(低聲吶喊)

加多， 勇敢的地蒂諾斯！

看，誰說他沒有將花環加給死了的加修斯！

布，可還能有一個活着的羅馬人似他們這般？

羅馬人的最後啊，我們再會了！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了，羅馬竟還會

生產你們的後繼者。——朋友們，哪，我應該比你們現在看見我流的流更多的淚。——

但是，我將有一個時候，修斯，我將有一個時候。——

來呀！將他的屍首送到塔索斯去：

你的葬禮不可在我們的營中舉行，

怕它使我們不安。——路細勒斯，你來；——

你也來，年輕的加多；我們到戰場上去。——

拉比歐與佛拉微斯，將戰事繼續下去：——

現在是三點鐘，羅馬人哪，當天色欲暝，

我們還得再作一戰，試試我們的運命。

(全下)

第四景——戰場之另一部，

喊殺聲。兩方的兵士們格鬪着登場；其後有布魯特斯，年輕的加多，路細勒斯，及其它人等。

布 繼續啊，國人們，繼續擡起你們的頭來！

加多，那一個狗娘養的不擡頭？誰敢同我來？

我要到戰場上去呼喊我的名字——

聽哪，我是馬可斯加多的兒子！

我是暴君的死敵，是我們國家的朋友；

我是馬可斯加多的兒子，你們聽見沒有！

（殺進陣去）

布 我是布魯特斯，馬可布魯特斯就是我；

布魯特斯乃是我們國家的朋友；認清我是布魯特斯！

（下，亦殺進陣去，年輕的加多力竭，踣地。）

路，啊，年輕而高貴的加多，你倒了嗎？

你現在死的與地蒂諾斯一般的英勇可佩；

你是加多的兒子，但願你也是光榮的兒子。

兵士 1，快投降，否者你也死了。

路，僅爲了死，我就投降嗎？

這裏有許多錢，請你立刻把我殺死。

（捧出錢來）

殺死布魯特斯吧，你們將因他的死而獲得光榮。

兵士 1，不要動手。——真是一位高尚的囚人！

兵士 2，開路，喂！告訴安東尼說，布魯特斯遭擒了。

兵士 1，我去報告這消息。——將軍從這邊來了。

（安東尼上）

布魯特斯被擒了！布魯特斯被擒了！我的大人。

安，他在那兒？

路，安，安全了，安東尼；布魯特斯已經安全了。

我敢確實的告訴你永遠沒有一個敵人能夠生擒高貴的布魯特斯，

諸天神會保佑他不使他遭受這般大的恥辱！

將來如果你找到他，不論是死還是活

他都依舊是布魯特斯，他本來的面目。

安，這不是布魯特斯，朋友！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獲得的價值也並不微末，領這個人去，

把他好好的款待；我願意有這種人做朋友，

我不願有這種人作仇敵。前進啊，

去看看布魯特斯是死還是活；

把我的話傳到奧達衛的帳中去，

告訴他我們的情形如何。

(全下)

第五景——戰場之另一部。

(布魯特斯，達旦尼斯，克立特斯，斯特拉多與伏崙納斯上)

布，來吧！淒涼的朋友之殘餘啊，來在這大石上休息一會。

克，斯塔提勒斯拿着火把前進；但是，我的大人

他沒有回來：他不是被擒就是被殺了。

布 你坐下，克立特斯：應該說是被殺。

這乃是個時髦的字。你聽我說，克立特斯。

(向他耳語)

怎麼，我嗎，我的大人？不能，無論如何我絕對不能。
那麼，不要說了，不再說了。

我寧肯自殺。

你聽，達旦尼斯！

(向他耳語)

我怎能做這樣的事？

啊，達旦尼斯！

啊，克立特斯！

布魯特斯向你做些什麼不吉利的要求？

他要我殺他，克立特斯。你看，他深思了。

現在那一付高貴的腦海裏充滿了悲哀，

布 克，布 克，布 克，達，克，達，克，達，克，達，

甚至在眼光裏都看得見它的流動了。

布 到這兒來，好伏崙納斯，聽我一句話。

布 我的大人，說什麼？

布 啊，是這個，伏崙納斯：

該撒的鬼魂在夜裏有二三次出現，

在我的面前，——在沙地士一次

昨晚又在這裏非力士的原野上，

我知道我的大限到了。

伏， 不然我的大人。

布 不然，我確知是如此。伏崙納斯，

我們的敵人已將我們打得一敗塗地，

（喊聲吶喊）

我們自己跳進死潭去，總比遲延着被他們

推下去要好些。好伏崙納斯，

你知道我們兩人在當時一同入學；

請爲了我們舊日的相愛，我祈求你

撐住我的刀柄看我向它奔去。

伏 這不是一個朋友的職務，我的大人。

（喊聲吆喝聲又作）

克， 走吧，走吧，我的大人；這裏不容我們再行停留。

布 再會吧，你——還有你——還有你伏崙納斯，——

斯特拉多，你在這一向都昏睡不醒；

我與你也再會，斯特拉多。——國人們哪，

我的心真歡喜，在我這一生當中

我還沒有見一個不忠實於我的人。

雖然在這失敗的一日裏，我也比起

奧達衛與馬可安東尼的這一次

惡劣的勝利所獲得的有更多的光榮。

所以就這般向你們一齊訣別了；因為

布魯特斯的言語，差不多已盡於此，

黑夜的暗影已經來蒙在我的眼上；我的骨頭已經渴望着休息，

它一生勞碌，祇爲了靜俟着這一個時辰的來臨。

（喊聲。幕後喊：逃啊，逃啊，逃啊！）

走吧，我的主人，走吧！

你們快走，我隨後就來。

（克立特斯，達旦尼斯與伏崙納斯同下）

我求你，斯特拉多，與你的主人同在：

你乃是一個有身份的漢子；

你的一生裏也很有些光榮的事跡：

現在挺住我的刀轉過臉去，

待我向它奔去。你肯嗎，斯特拉多？

斯，先遞給我你的手；再會吧，我的老爺。

布，再會了，好斯特拉多。——該撒，現在安靜勿燥吧；

我殺你時還沒有似這樣一半的願意。

（他向鋼刀尖上奔去，倒地死。）

（吆喝聲。倒上，奧達衛，安東尼，及軍隊上。）

麥沙拉與路細勒斯反綁着手。）

奧，那是什麼人？

麥，我主人的奴隸——斯特拉多，你的主人在那裏？
斯，已經脫離了你們這樣的縛綁了，麥沙拉。

戰勝者也祇不過能放一把火燒了他，

因為祇有布魯特斯的本人才能戰勝他自己，

沒有其它的人能因了他的死而得到光榮。

路，那麼，我們可以得到布魯特斯了。——我謝謝你布魯特斯。

你證明了路細勒斯的口供是真實。

奧，一切侍候布魯特斯的人們，我都願意款待他們。

人哪，你可願意與我一同消磨歲月：

唉，如果麥沙拉肯將我介紹給你。

就這般做吧！好的麥沙拉。

麥，我的主人怎樣死的斯特拉多？

斯，我挺住刀他就往上跑。

麥，奧達衛啊，領他隨你去吧。

他對我的主人盡了最後的職務。

安，這乃是一切人中之最高貴的羅馬人；

除了他而外，一切的叛逆者們做這件事

都是爲了嫉妬偉大的該撒；

祇有他，乃是一種普遍的，誠實的思念，

爲了大衆的福利，將他們凝成一體，

他的一生是和平，在他的身體裏

各成分都調和得如此勻稱，令大自然都立起身來，

向大千世界揚聲說：「這才是一個人！」

奧，爲了他的德行，我們請待他

以一切的敬禮與葬儀中的隆重，

今夜他的屍骨將停放在我的帳中

最似一名高貴的兵士，以國禮安葬。

現在啊，令全部人馬都去休息，我們也返營，

去分享這一個快樂日子的光榮。

(全下)

(完)